



本 期 要 目

西摩馬..... (論理) 命使新的藝文

良紀羅..... (名一第文徵說小) 蘭阿與末阿

木 百..... (文散) 面下樹松在

空 晴..... (詩) 情 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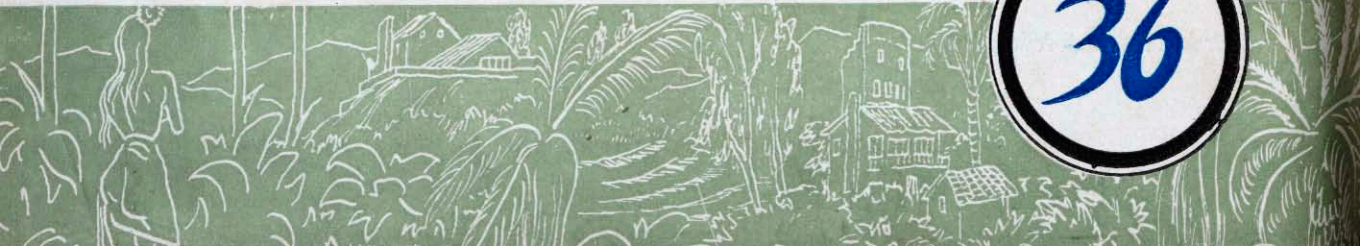
青 申..... (感雜) 鷄如不人

小橋流水人家 (木刻)

陳洪甄



一九五七年四月廿五日出版



☆☆☆☆☆☆☆☆☆☆☆☆☆☆☆☆☆☆☆☆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編輯者：蕉風編輯委員會

Tel: 23497

P. O. Box 2034

Singapore 10.

53A Zion Road,

信箱：二〇三四號

地址：新加坡賢路五十三號A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Tel: 27269

Road, Singapore

469 North Bri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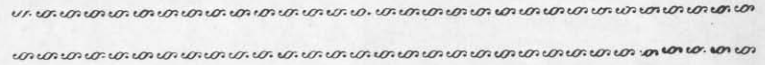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Singapore

819 North Bridge Ro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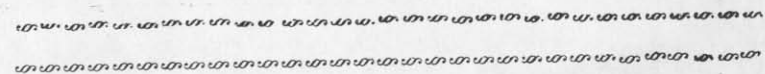
承印者：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總經理：



目錄

理論	劇本的主題與人物.....	范提摩 (3)
	文藝的新使命.....	馬摩西 (5)
小說	阿末與阿蘭.....	羅紀良 (7)
	賭博世家(中).....	江陵 (19)
	在松樹下面(散文).....	百木 (18)
新詩	椰樹林.....	風之 (6)
	摯情.....	晴空 (17)
	小河的話.....	黎青 (17)
	人不如鷄(蕉窗閒話).....	申青 (23)
	編者的話.....	編者 (22)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

劇本的主題與人物

范提摩

主題是作家所描寫的生活現象的中心，是劇作者在人生、社會上選擇出來的，然後使它具體地借用形象表現在舞台上和觀眾前的東西。

任何一部作品，都有一個主題。主題在作品中，好像靈魂在人體中一樣。人的靈魂有善良的和醜惡的，作品中的主題也有正確和不正確的分別。一個劇作者要在他的作品有一個正確的主題，他自己必須有正確的人生觀和正義感，他必須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仔細地分析社會和觀察周圍的事實，以及事實發生的遠因和近因。

劇作家對藝術的看法大致可分為兩類：
一、為人生而藝術：一個劇作家想使他的作品不給有閒階級當消遣品和娛樂品，他必須站在為人生而藝術的立場去寫，使自己的作品達到改造社會和增進人類幸福的目的。

劇作家是社會中的一份子，必須配合着社會的現狀創作，作家往往為他自己的階層謀利益而創作，這是不可否認的事，但如果自己的階層只是少數人的集團，便應該放棄這一集團中少數人的利益，而站在絕對大多數人的利益上而創作，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負起這沉重的担子，那才能產生正確的主題。

二、為藝術而藝術：若是一個劇作家的觀點是為藝術而藝術，那就是說明他已經和社會脫了節，和社會發生了不調和的現象，也可能是他故意逃避現實，使自己的藝術成為消遣品。假使一個劇作家真是這樣的話，那就等於一個人為了富而設法弄錢，並不是為了生活而找錢，這有什麼意思呢？

主題的產生，是受作者宇宙觀及人生觀的支配的，有正確的人生觀便會產生良好的主題，假定劇作者決定為人生而寫，那他就得在這原則下去找尋劇中人的主題。

找主題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分析一個主題是不太容易的事，主題的產生可能是因為一個人物，也可能是為了有所感；更可能是其他一些。當一個主題撞進劇作者的頭腦之後，他就得站在正確的立場，分析這個主題，計劃如何表現這個主題，決定它是否有益大眾，是否有助社會，是否有利人生！假使是不可能的，就放棄；假使是的，就強有力地使它形象化！

一個劇本的主題，有表面化的和比較深刻的，例如曹禺的原野主題是：仇虎復仇，但比較深刻一點的看法則是寫在舊的社會中，善良的人民是如何的受着迫害；正主題在仇虎身上，副主題則在焦家一家子身上。在任何一个劇本中，都可以看出這些來，若是不能看出，不是劇作者寫得不好，就是讀者沒有仔細讀它。

有些人是根據主題寫作的，但也有些人是根據人物寫作的。根據主題寫作的，他們往往在得到一個主題之後，再去找適合表現這主題的人物。這些人物是在社會中出沒的，只要你留意去觀察，去找尋，總可如願以償。人物得到之後，再產出一個合乎這些人物行動的故事，主題就在這些人物的行動中產生。

至於先有人物，然後再根據自己的觀點找得主題，這也是一般劇作者常用的方法。例如他先有了一個工人的性格，他就能想到這工人的環境，由這環境決定他可能產生的事情，他生活的困苦是受廠主的壓迫，是自己的荒唐，這須靠劇作家自己去分析，用自己的觀點去判斷，怎麼樣才是他自己所認為正確的主題，這主題是否是工人中絕大多數所親身嘗到的痛苦或幸福？在許多素材中，那一類才是大多數農民所嘗到的？表現大多數人的痛苦，為大多數人爭取幸福的主題，才是正確的主題。

主題，也是劇作者在現實生活中選擇的素材，被整理為題材，藉他的劇作表現出的最重要的東西。假使這最重要的東西，無法被形象化，無法被具體地表現出，就只是一個概念；概念是空洞的，無力的，無法發生效力的東西。由此，就可知道：有了一個主題，必須設法用最合理的，為觀眾所喜歡的，容易接受的方法表達出來，否則，就無法使它發揮出力量！

主題對戲劇的形式有非常大的決定性，當一個劇作者想表現出工人被壓迫的痛苦，是無法把它寫成喜劇的。主題和人物的關係也是無法分開的，假使主題是要表現工人的痛苦，你的劇本中就不能沒有工人；雖然有時也可用敘述的方法，敘述出工人的痛苦，但是，觀眾到劇場來是為看，不是為了聽，他們眼看不到的東西，是無法使他們產生出良好和完美的反應的。

主題是抽象的，劇作者必須把這抽象的東西具體地表現在他的作品裏，用人物，用環境，用動作，用對話，以及其他各種形式上的技巧和舞台機械的幫助。所以要用技巧和舞台機械的目的，就是要使主題明顯地表現在劇本中和舞台上。若是主題因劇作者的技巧而湮沒下去，那就失去了技巧的作用，也就是劇作者缺乏駕馭和控制技巧的本領，故有這樣的現象，因而引起了少數文藝理論工作者否定了寫作中的技巧。

主題和時代也有着密切的關係，在怎樣的一個時代中是需要怎樣的一個主題。主題和真理同樣地被時間和空間所限制，同時，主題中必須包含着真理才能有用，若是主題離開了真理，時間和空間就成為彎曲的不正確和不能存在的東西了！

人物是劇本中最重要的，若是一個劇本把人物取消，就無法使這作品成為劇本。各種人物的

環境、教育、生活都不同，因此形成他們不同的性格。

性格有平面的和立體的。平面的性格只是寫人物的一方面，立體的性格是寫人物的各方面。平面的性格是現實生活中完整的人物，也是現實生活所無法看到的人物；立體的性格是現實生活中常常被我們看到的人物，也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的人物。例如：劇作者描寫一個英雄，把他寫得像神一般，永遠只許成功，不准失敗；描寫一代聖人，就把他寫得毫無人性。這些，就是把人物寫成了平面的原因。若是立體的寫法，寫一個英雄，寫他的成功也寫他的失敗；寫聖人，寫他的智慧也寫他的人性。因為他們是在人羣中長大的，必須有人的優點和劣點，也必須有人的希望和失望，更須有人的慾望。為什麼希臘神話至今還能存在？就是爲了它裏面的神都有人性。爲什麼西遊記至今還有人讀？因爲它裏面的神和妖都有人性。爲什麼近代有很多劇作只是曇花一現？因爲它所描寫的人物，並不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而是劇作者腦中所幻想出的不完整的人物。平面的人物並不是真實的人物；立體的人物雖然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物，但也只是普通人。我們所需要的是典型人物。所謂典型人物是寫出一個階層中的人所共有的性格，例如，你描寫一商人，要抽出很多商人的特點——包括本質的和外表的，都使它散佈在劇作者的記錄上，然後再把這些單獨的商人的特點，具體地集中在一個商人的身上，這一個商人，就成功了典型的性格。高爾基曾說過「拿許多主人公的本質的特點抽象和分離了，然後再把那些特點具體地概括在一個主人公身上。」如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中的奧賽羅是一個丈夫的妬忌的典型性格，而曹禺的家中的高覺新，是知識分子的忠厚懦弱的典型性格。這一種典型性格的創造，完全需要作者親自到社會各階層去觀察和尋找。

劇作者找尋劇本中的人物須注意：

一、有教育性、啓示性的人物；劇作家創造

人物，決不是拿社會中的人物來模寫，記下他的像貌、言談、舉動、習慣、嗜好、以及特別的性，或者憑想像創造出一個活人，就算了事；他要創作出的人物，不僅叫人只是看見生動，覺得真實，就認爲滿意，而是要觀眾看了這個人物，在心身方面能發生影響，起一番教育作用。

二、必須是參加社會生產活動的人物：假使他加入社會，就無法使人感到真實，如中國的某些畫家，他們中了清高和逃避人生的毒，中了風雅和孤傲的毒，所以永遠只畫幾個古裝老人在山水之間喝酒下棋，聽瀑看雪，若是這些畫都發生力量，大家全到山水之間去過着清高風雅的生活，那麼社會會弄成什麼樣子？在這時代，世界各地，天災人禍年年不休，失業失業的人到處都是，社會不合理的地方還多，努力改善還來不及，那裏還能鼓勵人去逃避現實？或是專門描寫兩性間的戀愛問題？所以我們所描寫的人物，不用那些不健全的享樂人物，若果是用，也只能用否定的態度來描寫他們，因爲這一種人物是社會中絕對少數的。

一個人物的被應用，劇作者在事先一定對他要有整個的瞭解，必須把他從小的教養和環境，長大後的教育和影響，都完全弄清楚，因爲這些會決定人物的性格和他對人生的看法，同時還得對這些人物有深刻的體驗。爲什麼莎士比亞能寫出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繪出許多生動的場景，描寫帝王就是一個真的帝王，描寫太子就是一個真的太子，羅米歐與朱麗葉兩人情死的時候，會使我們禁不住心酸淚落，羅賽南與歐蘭多在森林中相逢且舉行婚禮的時候，又會使人非常愉快，到底莎士比亞具有什麼魔術呢？這就是因爲他自己是一個演員，對於各種的人物都有深刻的體驗。傳說趙子昂畫馬的時候，爲了要畫得逼真，曾經親自雙手着地，伏在地上，做出各種各樣的姿勢，藉此體驗馬在行動中，牠的姿勢應該是怎樣？庶幾畫在紙上，不致弄錯。因此我們創作的時候，不僅把所寫的人物，先活在頭腦裏面，還

要設身處地，將自己變成那人一樣，去說那人應說的話，做那人應做的事，凡觀察不足的地方，都能因體驗而補足了。

在人物的人格中，可能有很多嗜好，但這種嗜好加在人物的身上，是否有發展，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一、如：愛財，若把愛財的嗜好加在一個乞丐的身上，就無法使這嗜好發展成爲性格中重要的一部；若是加在一個做官的身上，這嗜好就可以大大地發展了。二、如：愛財如命和一毛不拔，若是加在一個窮人身上，也沒有什麼用處，若是加在一個有錢的百萬富翁身上，這嗜好將發展到他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部份，而使他成爲一個吝嗇的守財奴。三、如：好講義氣若是加在一個生活優裕的公子哥兒身上，還不如加在一個刻苦耐勞的有爲青年身上來得有力。

劇作者既然找到了典型人物；該如何地把它表現出來呢？方法當然很多，大致可分的是：一、在這人物本身的服裝上、裝飾上、態度上、行動上、言語上，作合乎人物身份表現。二、用這人物的環境表現。譬如：他是一個很懶的人，在他的房間或屋子裏的東西就不會整齊。三、用人物本身的習慣。譬如：她是一個愛化妝的人，就把粉、口紅隨身帶着，有機會便在臉上撲些粉，在唇上加些口紅。四、用人物本身的矛盾來表現。例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王子。五、用其他人物的話，說出他的性格。這種方法是劇本中常應用的舊方法，最好是避免。六、可以用陪襯的方法：用別的人物性格襯托出他來。例如：曹禺的「北京人」中的江泰和會文清，就是一種互相陪襯的，用江泰的喝酒打會文清，陪襯出會文清的抽大烟和怕會思鬱。七、用整個的故事敘述出他的性格。如：莎士比亞的「奧賽羅」就是敘述出奧賽羅的妬忌心。八、用人物本身的言語和動作的矛盾來表現，他雖然嘴裏在說向東，但他却向西走。諸如此類，等等及其他各種方法。在這許多方法中，還得滲進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劇作者自己的感情和體驗。

文藝的新使命

馬摩西

經過長期苦鬥的馬來亞，放出獨立的訊號後，許多慣於觀察和推斷事理的人，難免不引起種種以前不曾有過的感觀。

他們所樂觀的是公認這塊肥沃的土地，總算有倚靠自己的手，重建這大好樂園的機會。憂的是這個人種博覽會中展示的華巫兩族人的面貌，將會變了原形，以致怒目相視，咬牙切齒，造成嚴重的局勢。

恰巧在這揣測紛紛的過程中，檳城却演了一齣有聲有色的排擠劇，險些出了大亂子，好在一般明理人能出面斡旋，化大事為小事，使風暴漸趨於平靜。但這種不愉快事件的結果，多少已在人們的心中留下不滅的創痕，說它是情感惡化的結尾自使人額首稱慶，只怕它是一個仇視的開端就值得我們的省悟了。

如果謠言是毫無根據的，那這種謠言只能算是過眼的雲煙，當隨風而飄散；但天地間往往有許多謠言，偏偏會是真實事情的前奏曲。許多過份忠實、抹煞街談巷議的人，不知不覺地就吃了醉生夢死的大虧。

有的人把粉飾太平當作是安定社會的金科玉律；我却相信在茶餘飯後，一切不修邊幅的閒談，必給人們帶來了許多警惕，而可以事先預防。這並非顛倒黑白，歪曲是非，而是說許多有所根據的謠言，却值得我們考慮。

如果說今天華巫問題的癥結，不想法解決，只把它當做極平常的猜忌與自私，那末這種細微的病菌將會逐漸蔓延而茁壯起來，造成嚴重的後果。我看用政治方式去解決的辦法，只能算是治標，而不是治本。因為政治本身，不論怎樣高明，總遮蓋不了損人利己的缺點，倒不如在情感方面多下功夫。打破種族、膚色、籍貫……的界限，促進雙方的攜手合作，馬來亞的前途才有希望。

有的人認為華人優越的經濟和馬來人的政治權力，能夠互相讓步，截長補短，政治經濟取得調和，社會自會安定。這固然也是屬於解決的一種方式，但不能包括所有解決的辦法。最重要的步驟，必須加強華巫兩民族間的友誼。誰也料想不到我們的祖先，雖已和馬來人相處了幾百年，但我們的情感始終不能和他們的情感融會貫通。在以前，像馬六甲或柔佛一些區域裏，華巫兩大民族所表現的合作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回憶；那時候彼此相安無事，共同為建設這塊肥沃的土地而努力。可是一代不如一代，直到日本佔領了馬來亞，因為他們從中挑撥，此後雙方的關係才逐漸淡忘了。遠的不說，只看近年來的情况，使我們感到每天在報章上所看到的，不是爭權奪利，就是反對不利於己的辦法。什麼時候才使我們看到這些不愉快事件的死去啊！

在現代任何國家都有既定國策和共同遵守的憲法，立法的人自應配合實際的需要，保護各民族的文化，不致受到損害，立法既經修正而通過，人民就得一致擁護遵守。

在馬來亞的各民族文化，經過長期分路揚鑿的結果，始終沒有調和而相互取益，促成一種共同的文化。因此才形成今天這種隔膜的现象，華人了解馬來亞人，正如馬來人了解華人一樣。彼此只以感觀來推斷對方的表面，而忽略了文化所培育出的真實的力量，和深奧的人生哲理。

譬如在這一段青黃不接時期，馬來人所提出的種種關於他們自身的權利，華人就看不順眼，把他們的單純的動機看成是存心排華。華人有義務而無權利，於是爭取他們應享的權利，或反對危害他們的尊榮，或傳統文化的受到障礙，就成為雙方垢病或憎惡的口實和根據。這樣片面的明爭暗鬥的結果，我們不敢相信將來華巫的情感有好轉的一天，只有愈來愈壞。這樣看來狹義的種族和國家觀念意識，只形成混亂與不安，可能造成嚴重的種族仇恨與流血！到時精神物質上的損失是不難想像的。

其實嚴格地分析起來，華人傳統的處世哲學，不出於孔子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況且老莊的無為而治，墨子的兼愛非攻，都足以表露華人忍讓的美德。至於馬來人自接受回教思想後，他們一直在古蘭經和穆罕默德聖訓的薰陶下，鍛鍊寬大、仁愛、和平、忍耐……種種品行，以忠恕為最高的意境。但不幸兩族人在中的急進份子，專事抄襲現代政治鬥爭的皮毛，以排除異己為個人漁利的手段。我們敢說這種人能够把馬來亞導向幸福的康莊大道嗎？只怕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使人人身陷泥淖而不能自拔。

是的，有些政治家們也不斷地在獻出促進華巫合作的赤忱，但他們的辦法并不够澈底。原因是標榜做華巫橋樑的人，沒有促進合作的步驟和決心，同時太偏重於政治的功利主義，往往引起種種內心的猜測誤會，反而功虧一簣。許多有遠見的人早已看出今日華巫的弊病，是語言文字的隔絕，相互間的文化受到障礙，沒有調合，在生活習慣上既各行其是，在情感方面更是貌合神離。本來所有現時產生的問題，在百多年前就應提出來解決，不應拖延到今天，等於一盤算不清的老賬，堆積到今天才來清理，就使人有千頭萬緒的感覺了。事實既如此，補救的辦法，就是透過語言文字的翻譯介紹和學習階梯，以求得雙方優劣點的發揮，把真實的情況作詳盡的報告，把雙方的界限盡量消除，距離盡量縮短，誤會逐漸解釋清楚，情感逐漸培育起來，才談得上精誠的團結。

我認為最佳的媒介，應從文藝入手，譬如馬來人的生活——包括政治經濟與社會多方面的。若用報告文學的寫實手法報告給讀者，必使人有深刻印象；馬來亞獨立前後種種可歌可泣的事就是最現實的寫作材料，每天在巫文的報章雜誌裏，充滿了這類文獻，我們可把它翻譯過來讓多數的華人知道。華人的真實情形，也可以用巫文報告給馬來人。其中關係華巫合作方面，更應重視。有的人認為：這裏的華巫英印的文化壁壘，只有日見堅強，無法打開門戶之見。但稍有遠見的人，却恰恰有相反的樂觀看法。他們看到這幾種文化都有極古老的歷史背景：如馬來文化大部份脫胎於阿拉伯的文化，有如文藝復興後的歐洲文化是來自希臘與羅馬一樣。這幾種文化若能經過人為的努力擇善而從，必能綜合成一種極有價值的共同文化，即純馬來亞化的文化。這種文化若能根深蒂固，在南洋必產生支配力量，逐漸代替各小邦國的簡單文化。這些觀點，自必須經過相當長時期的努力，但著手就做起碼的條件。我們平心而論，馬來文化趕不上印尼文化

椰樹林

風之

椰樹林
蔭涼而又安謐的椰樹林
這兒有幾條迂折的小徑
蜿蜒而又服貼地向各處引伸
三三兩兩地交結着
交結着各戶人家的心

椰樹林
在孩子們幼嫩小手的撫摸中
在大自然氣息的愛吻中
滋長的椰樹林
背後有閃爍着綠波的海洋
和安詳的蔚藍色的天幕
是一幅多麼調協的背景啊

在村婦們期待着的
遠處漁帆漸近的黃昏時分
熱帶的海洋風
帶來了大自然的呼息
夾着漁夫們大收穫的呼喊

幸福的椰樹林啊
雖然是這麼渺小的天之一隅啊
沒有城市工廠所發出的煙囪的哀叫
沒有車輪滾動的不平的咆哮
沒有貪婪的充滿慾望的瘋狂心臟
沒有猙獰的閃爍着青色光芒的眼睛
在黃昏絢爛的陽光裏
在孩子們蹦跳的歡欣裏
在微風愛撫着椰林的音響裏
在小鳥歡迎着慈母歸來的咕噪裏
老頭兒滿足着每一口水烟
被歲月磨失了光輝的眼睛
也隨着孩子們的追逐而轉動
土黃色然而無限安慰的臉頰上
不時浮現着縐紋所編織成的笑容

年青的村姑
靜穆地斜倚着灘邊的椰樹
向水天相接的深處望去
揮發大自然所賦予的感情
憧憬着讚頌詩一般的遠景

，華人文化已不能和現時其他華人地區的文化比較。因為這裏的文化尚未擺脫舊文化的束縛；而很少大胆地吸收新文化的精髓——所掌做者也不過一些皮毛而已。

我們希望獨立後，能由政府撥出專款，組織文化會社，聘請華巫兩族的學者專家從事發展文化的工作。同時也應該鼓勵華巫學生學華巫兩種語言。有些馬來人聽說學習華文，他們就疑慮會被華人所同化，這都是極幼稚的想法。例如在今天許多爭取獨立的領袖，都是從小就受英文教育的，他們能懂得自由獨立的政治意識，就是學習英文的結果。可見學習語言文字，是一種幫助發展知識學問的工具。此外他們有的人根本不下決心去學習華文，就抱着難學的心理；其實香港有些馬來人能說粵語，且能閱讀華文書籍，對他們的生活路子就顯得很寬。我們華人也感到能說馬來話，要方便得多，但他們却又不願去花點時間學學拼音的馬來文字，實在可惜！單以青年人的出路方面來講，在三百萬華人和三百萬馬來人雜處的社會當中，如果他們能够深懂兩種語言文字，他們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他們在文化上的貢獻，比一切空洞的搞政治和喊口號的人們，不知要强多少倍！

話又說回來，值得我們快慰的，確實有許多馬來人在華校讀書，有些華人子弟也在學習馬來文，這種現象可能會逐漸形成一種風氣。又如蕉風社本年度的徵文，應徵的百餘篇文稿中，居然也產生了重視華巫問題的創作，相激相盪，再過若干年必能產生許多出類拔萃的人才，起了新陳代謝的作用，使馬來亞文藝開闢了一條新路。當然在一個大時代中，必產生種種混亂的現象，可是如果經過人們不斷地努力，自會水落石出了澄清真偽的效用，在此時此地我談發展華巫文藝是一種先聲，並非盲目的武斷。

擺在目前的問題，例如：

- ① 華巫情感的調和及澄清一切胡思亂想的猜測。
 - ② 公民與僑民及雙重國籍問題的解決辦法。
 - ③ 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調整，打破不平衡的現象。
 - ④ 促進華巫英印數種文化的交流而產生綜合性的一種共同文化。
 - ⑤ 語言文字上的相互學習，及技術上的合作。
 - ⑥ 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生活習慣……上的澈底了解。
 - ⑦ 交換智識及名著介紹。
 - ⑧ 促成教育的普及和待遇的平等。
 - ⑨ 創制適於各民族需要的法典。
 - ⑩ 促成馬來亞為一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 以上所舉十點，不過就感想所及，隨便寫出，這些問題，如果能常常提出來討論，自能使我們的耳目不致閉塞，也是一種未雨綢繆的知己的辦法。常常指謫自己的短處而宣揚別人的長處，這是一種警覺，並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阿末與阿蘭

羅紀良



本文作者羅紀良先生，今年才二十一歲，現在住在怡保，職業是一個報館的記者。

口涎沫，狠狠地詛咒一番。

一間相當破舊的茅屋，牆是竹片編做的，屋頂上蓋着茅草。茅屋後邊，另有一間矮小的茅厝。四周有生了鏽的鐵絲網，這是何老伯的家了。前面那間用作住宅，後面那間豢養家畜。

屋子裏，有一個少婦，這就是何老伯的獨生女——阿蘭。她的年紀才不過廿多歲，但她的孩子——小牛已有七歲了。她的身材並不很高大，却長得很結實。她那雙黑而有神的眼睛，好像她的爲人一樣，能吃苦耐勞，有卓遠見解，但似又隱藏着無限的哀傷。她有一個瓜子型的臉，配着高而尖的鼻梁；兩片薄薄的嘴唇，正遮着兩排整齊的皓齒；長長的頭髮，披在肩後，黑而且亮。這天賦的一切，都足以看出她具有一種鄉村少婦的樸素之美。

這時，她身披着一件深藍色的衣服，穿了一雙已經變黑的白色膠鞋，手裏提着一大桶一豬汁，匆匆地走向豬欄邊——因爲這正是餵豬的時候了。欄裏的豬，見有人來了，便「哏哏哏」地哼叫個不休。阿蘭將「豬汁」一古腦兒倒在木製的「豬兜」裏，十多頭大豬便立刻擠上前來搶着吃。阿蘭望着那些肥大的豬，心裏不禁浮起一陣快慰，這是她幾個月來辛勤飼養的成績啊！飼養豬，真是一件煩雜的事情，阿蘭除了在農場上工作之外，每天還得割回一大捆的山芋苗、番薯苗或香蕉幹等，小心地把它搗碎切細，然後放到大油桶裏去煮。直煮到成了稀飯的樣子，再

加上一些椰渣或米糠，用力攪勻後才可以餵豬。所以阿蘭飼養這些豬，除了每天要辛辛苦苦地工作之外，她自己還得有一些本錢。

阿蘭餵過豬後，便跑到雞棚裏，隨手抓了一把穀，撒在地上讓雞子們吃。而她自己，却呆呆地站在那兒，看着那些可愛的雞羣發痴。

「阿蘭！」這是何老伯的聲音。他放下了鋤頭和甜薯，走向雞棚來了。「飯燒好了沒有？」

「早已燒好了，爸爸！你剛回來嗎？」

「嗯，你娘還沒有回來嗎？」何老伯說着，兩條腿又轉到豬欄邊去。

「還沒有。這麼晚了，她也應該回來了。」阿蘭跟着到了豬欄邊。

「這欄豬倒也長得很快，再過一些時日，我們可以把它們賣出去啦。」何老伯從袋裏掏出了一些紙頭和烟絲，慢慢地捲成紙烟，然後劃了一根火柴，點着了烟。

「賣猪肉的煥祥叔說，每頭已經在一担水以上了。」阿蘭高興地答道。「一担水就是一百斤！」

「咩咩咩！」一羣山羊從園後來了。「阿蘭呀！快把園門打開，讓羊兒進來。」

何姆在園外喊着。「哦！來了。」阿蘭應着，趕快跑過去把園門打開了，三四十隻山羊便立刻湧了進來，於是她們母女倆，一齊把羊羣趕進了羊棚。

「媽媽，我肚子餓了，我要吃飯。」一個孩子從廚房裏跑出來，扯住阿蘭的衣角在撒嬌。這

已經是黃昏時候了，天空中的紅霞，遮蔽着還很猛烈的夕陽。陽光從紅霞中透射出來，把整個村子都染成了淡紅色。雖然夜將要降臨了，周遭依然盪漾着難受的炎熱。遠山在夕陽的斜照下，呈現出一片紫黛的顏色。

幾間破舊的茅舍，屋頂上的炊烟，曼曼地正往上升，好像一個窈窕多姿的女郎，在空中扭動着身軀。微風起了，炊烟被吹得無影無踪；椰樹搖曳着巨掌，向矮小的香蕉樹招手；香蕉樹擺着它潤而長的葉子，似也在領首作應。

辛苦了一天的何老伯和他的鄰居金山叔，這時頭戴草帽，穿着膠底拖鞋，荷着長長的鋤頭，帶着疲乏的身體回家了。何老伯右手提着一籃甜薯，金山叔左手挽個空茶桶。他們邊走邊談，身上的疲勞倒被忘記得一乾二淨。

一羣羣的歸鳥，拍着翅膀，從他們的頭頂上飛了過去。偶而有一兩隻烏鴉「啞啞」掠過，他倆就不約而同的，向着烏鴉飛去的方向，啐了一

孩子就是阿蘭的心肝寶貝兒小牛。

「好孩子，我們現在就去吃飯！」阿蘭彎着腰對小牛說。

何老伯夫婦倆也是餓得飢腸轆轆，於是他們四口子便進屋去開飯了。

這時，月亮已經升了出來，淡青色的光輝，照遍了這個安靜的原野和茅舍。

二

茅屋裏點着燈，天氣悶熱得幾乎使人窒息。何老伯夫婦搖着芭蕉扇，坐在門口一棵「加夾」樹下乘涼。月光照着他們的乾臉孔，很清晰地看得見他們灰白的頭髮和臉上那無數的皺紋。

晚飯吃過了，阿蘭仍沒有一刻的空閒。洗滌好碗筷，又要替小牛洗澡。天真活潑的小牛，一吃過晚飯，便和一羣孩子們到門外廣潤的草場上嬉戲去了。

曠場上，瀉着一片銀光。幾十個孩子們在跑着，跳着，追逐着……

小牛跟一羣孩子們在捉迷藏，大夥兒嘻嘻哈哈地玩得怪有趣的。當他們玩得疲倦時，便索性圍坐在草地上休息，嘰哩呱啦地在談着，笑着。

孩子們的心是純潔的，他們的話也是率直的，所以大家一坐下來便無所不談了。當然談來談去，說的都是他們所熟悉的家裏的事情。他們從「今晚吃什麼菜？」談到「家裏的人疼不疼你？」

「我爸爸疼我，」村長的孩子福全說，「昨天從鎮上買回來一架小飛機給我。他說，在我們這個村子裏只有這一架呢！」小牛呀！你爸爸疼你嗎？」他一邊驕傲地誇耀他父親的富有和自己的光榮，並且轉過頭去，問他身邊的小牛。

「嗯……他……我聽媽說過，在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他已經到遠地做生意去了，現在還……還沒有回來。」小牛喃喃地說。「父親」這名詞兒，在小牛聽來是非常陌生的，因為他從來沒見過自己的父親，更不必說疼愛了。不過，他無時不在期待着，他的遠地經商的父親，有一日會

忽然歸來，並且帶回來許多可吃可玩的東西。

「小牛，不是我騙你，前幾天，我聽得那個濶嘴阿三說：你爸爸是一個馬來人，在老遠老遠的地方做特警的。」年紀比小牛長四歲的小狗子，認真地說。

「嘻嘻，小牛的爸爸是馬來人呢？」不懂事的孩子們，驚奇地笑了。

「不，我的爸爸不是馬來人，他是在遠地做生意的……他……嗚嗚嗚……」小牛急得哭了起來，揉着眼睛，跑回家去了。

小牛跑回家裏，伏在他母親懷裏，哭得很傷心。

「孩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阿蘭關切地問道。

「嗚嗚嗚……他們欺侮我，說爸爸是馬來人……」小牛便把他蒙受的冤辱，原原本本地向母親投訴。

「這是誰說的？……」阿蘭聽了小牛的話，頓時好像觸了電一般，差點兒昏厥過去了。

「那……那個短命的小狗子說的，嗚嗚嗚……」小牛還是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

「好孩子，別信他的話，他是瞎扯的。」阿蘭心裏雖然難過，但她總得想出適當的話去安慰她的孩子。

「不，不，我要你跟他們說，我的爸爸不是馬來人……」小牛纏着媽媽說。

「好的，媽會跟他們說，你去睡覺吧……」阿蘭的聲音沙啞了，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一滴一滴的，掉在小牛的面頰上，頭髮上。小牛仰起頭，看見母親哭了，以為忽然出了什麼事情，便吃驚地停止了哭泣，安靜地上床睡覺去了。

剛才小牛的一番話，實在使阿蘭太傷心了，有如在她那平靜的心湖上，扔下了一塊大石頭，泛起了重重的波瀾。她覺得自己的心還在跳着，跳得很快很快。

小牛雖然已經被阿蘭哄睡了，她自己却始終不能入眠。時鐘已經敲過了十一下，整村個子，

靜得像死去一般，只有那些不知名的昆蟲，在清明的月色下，奏着哀傷的曲子。

三

阿蘭所住的這個鄉村，它的名字有兩個。華人叫它「永樂村」；巫人稱它為「支那甘榜」。這個永樂村，從什麼時候就開始有人居住，現在已無法查證了。

在村的西北面，是一大片橡膠林；南面有一條廣潤的河流，由東向西南流去。河的闊度約有五百呎；它究有多少長度？流到什麼地方去？也從沒有人去探究過；不過，大家都知道，它發源在高山的頂上。平時，河水澄清，流率緩慢，在河面上，可以泛舟橫渡。但在大雨之後，大量的雨水從高山上衝下，河水驟漲，流勢湍急，就算是最會游泳的人掉到河裏，也難免有生命之憂。同時，雨水把高山上的黃土帶了下來，河水是渾濁的，滾滾的黃水，更令人看了害怕。不過，大雨後河水漲得快，退得也快；時常在一天功夫之內，快要泛濫的河水，很快地就低退了。也許由於河水驟漲驟退的緣故，村人又把它名為「無定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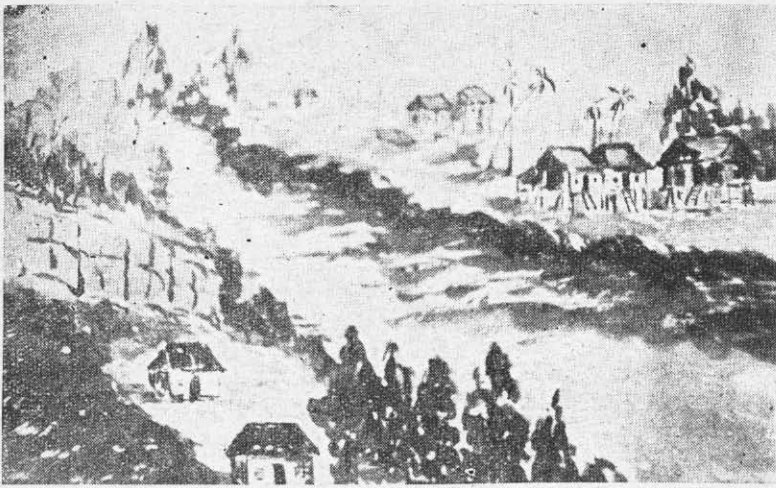
無定河的左岸，是一大片菓林，那是屬於巫人的。在菓林裏，種着各種熱帶菓樹。菓林以南，那便是巫人的甘榜了，這兒僅僅住着幾十個巫人，甘榜以東，又是一片橡膠林；甘榜裏的巫人，大部分都在這橡膠林裏以割取膠汁為職業。

在離永樂村不遠的地方，有一片廣潤的農場，由全村人合力開墾。農場上，較高爽的部分，種着各種蔬菜和薯類；在低窪有水的地方，視其地勢，闢為稻田。有一些村民還在比較高爽的地方種了一些「旱稻」。當然「旱稻」的收成，要比水稻差得多。

通常永樂村裏所種的蔬菜和剩餘的米穀，都由村人自己騎着腳踏車，載到離村子十餘里的K鎮上去出售，這當然頗為麻煩，而且很費時費力。所以他們常常划着舢舨兒，橫渡無定河，把東

西運到巫人那邊去賣。不過這是很冒險的一回事，若驟然遇上一陣大雨，河水就會洶湧起來，那當子，連舢舨兒都會翻了！

由農場向東走，便可看見一片生長着高大喬木和矮小灌木的丘陵地帶——這是村人採伐樹料的地方。由於它的泥土赤黃，所以村人叫它做「黃泥嶺」。在黃泥嶺的東面，又是一片綿互的高山，無定河便是從這上面流下來的。究竟這高山有多高，村人皆不知曉，只叫它為「高山」就是了。



「阿末與阿蘭」故事發生背景假構，本圖由作者本人所繪。

在日人佔領以前，這是一個相當平靜而安寧的鄉村。村人皆能自食其力，以耕種、割膠、伐木等為生。雖然隔着一條無定河，便是巫人的甘榜了，但是華巫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次不愉快的事件。大家都能以友善相待，彼此也沒有什麼隔閡的地方。每天，對岸的巫人會划着舢舨過來，購買各種蔬菜和米穀；永樂村的華人，也偶而會到對岸去，買一些菓子。像這樣融洽的情形，誰又能料到在這兩族之間，却發生這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還沒有燃到馬來亞之前，何老伯一家三口，本是住在無定河下游的K嶺上。那時候，他是一個苦力工人，所得的工資有限，然而他除了生活費之外，還供給他的女兒阿蘭讀書。阿蘭不但聰明美麗，並且自己也十分努力，因此僅唸了五年書的她，却學得了許多東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日軍發動南侵時，何老伯便舉家逃難到永樂村來。那時，阿蘭才不過十二三歲，倒長得很懂事，普通的家務已能做得頭頭是道了。

同年十二月廿九日，日軍侵入永樂村，到處搶劫殺掠，強姦婦女。那時的何姆，才不過三十出頭，當然是走為上策。同時對岸年青的馬來婦女們，也紛紛划着舢舨過來，跟着華人婦女們一齊爬上那長滿叢樹野草的黃泥嶺去躲避。身壯力強的華巫壯士，便拿了鋤頭、劈鐮和巴冷刀等，一同開墾永樂村附近的荒地；一方面伺候日軍的動靜，以保護那些藏匿在黃泥嶺上的華巫婦女。大家如此患難相守，互相照顧，兩民族間的感情更為融洽了。

年輕的婦女們躲藏起來了，男子們也去開墾農場，家裏頭只留着老婦和孩子。老婦們把飯煮好，便讓大一點的兒童送上嶺去給婦女們吃。每天，孩子們得爬上嶺送飯兩次。到黃昏時候，有

些婦女才敢偷偷地回家住宿。

在這一羣送飯上嶺的孩子們當中，要算阿蘭和巫童阿末最要好的了。阿末是一個好孩子，比阿蘭長四歲，個子雖然矮小了一點，但長得很結實。因為阿蘭不精巫語的緣故，因此阿末對她說什麼，她只是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偶而，也會回答一兩句話。當雙方談話無法會意時，他們便指手劃腳地比擬一番，怪有趣的。

婦女們在黃泥嶺上足足躲藏了兩個星期，兒童們也足足跑了這麼多天，來往到嶺上送飯。這以後，緊張恐怖的气氛才緩和下來。因為日軍在那時已開始安定民心，婦女們不必上嶺去了；暫住在永樂村的巫人，也自動地回到甘榜去料理他們的菓林。由於樹膠在當時已沒有再割，所以巫人的生活異常困苦。他們除了拿些生菓到永樂村來，換取一些雜糧之外，僅在無定河裏捕些魚蝦度日。永樂村因得巫人的幫忙開墾，農場已經廣潤了許多，所以村民的生活都還過得去。他們為了酬謝巫人的功勞，把剩餘的食糧廉價地賣給他們，或贈送給那些最窮困的人。所以，巫人們尚能維持着艱苦的生活，不致斷炊。

五

匆匆地，幾個月過去了。從送飯上黃泥嶺那段時期開始，阿蘭與阿末已經漸漸混熟了。阿蘭的巫語經過了幾個月的學習，進步了很多；同時，阿末也學到了許多中國話。他們的談話能够會意，交談和玩耍的機會也就多了。

每逢有月亮的晚上，假若河水悠緩的話，阿末總是自個兒划着舢舨過來，邀阿蘭一同到田野間去捉蟋蟀，或划了舢舨在河面上開蕩。有時，在沒有星月的晚上，他們又會打着「甲拜」燈（電石氣燈，俗稱臭電），到河邊去捉蝦蟆。

奇怪的是他們每一次出去遊玩，總是不喜歡別的孩子們參加；同時別的孩子們的種種遊戲，他們也不去參加。因此，他們便招致了孩子們的

嫉妬，尤其是華童中的阿三，和巫童中的阿利。雨季到了，無定河的河水也漲了，河水湍急起來，舢舨兒不能划，因此永樂村的孩子們要到甘榜去玩，或者甘榜的孩子們想要到永樂村來，都不能如願以償了。兩村的孩子們自然都感覺得苦悶無聊；阿蘭和阿末這一雙小伴侶，自然更加苦悶。

那是榴槤成熟的時節，永樂村的孩子們都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因為他們得到了家裏的允許，帶着家中剩餘的雜糧和蔬菜，到甘榜裏去換取榴槤。

村裏的孩子們多半是集體到甘榜裏去的；只有阿蘭一個人，喜歡自個兒划着舢舨去。雖然她每天老是空着手兒去到甘榜，可是阿末倒很願意領她到自己的菓園裏面，等着一個個成熟的榴槤掉下來，一直要她吃得够了，才讓她回去。

有一天，阿蘭又跳跳蹦蹦地來到阿末的菓園來了。這時阿末已經先到，看見阿蘭來了，便故意把一個剛掉下來的榴槤藏在身後。但是沒有逃過阿蘭的眼睛，她便立刻三脚兩步地跑上前去搶。一個不留神——她的手給榴槤的刺弄傷了，血殷殷地流着，她急得嗚嗚地哭了起來。阿末連忙用他的紗籠包住阿蘭那隻受傷的手，血染紅了阿末的淡黃色的紗籠，仍然流個不止。阿末更加着急，趕快撕下了紗籠的一小角，替阿蘭把傷處緊緊紮住，然後划着舢舨送她回去。

第二天，他們見面的時候，阿蘭淘氣地問他道：

「怎麼樣？你父親罵了你嗎？」

「什麼事情？」

「昨天呀！你的紗籠。」

「哼！豈只罵，他還把我打了一頓呢？還不是爲了你這個頑皮的東西！」阿末半開玩笑的說：「怎麼樣了？你的手，不致連飯都從傷口流出來吧？」

「還好。」

「那我可放心了。現在讓我給你吃一樣東西

，補回傷口吧。快！跟我來！」於是他拉着她的手，從菓林裏的小徑奔向他的家。一會兒，他們手裏都各拿了一粒「麻尖杜」，邊跑邊吃地又到菓林裏去了。

六

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年，即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到八月，這兩個多月裏，沒有見過一點一滴雨水。嚴重的旱災，使得兩村的人畜都在飢餓線上掙扎。

每天，太陽像是一把火傘，高高地撐在碧藍的半空；大地上的一切生物，好像被烤在強烈熱度的火爐裏面一般，簡直要枯焦了。

從高山上流下來的無定河水；也一天一天地減少；甚至最深的地方也只有膝蓋高，提高紗籠就可以過來過去了。

在那苦難的年頭裏，生活煎迫着苦難的人們，促使他們去尋求繼續活下去的方法。兩村的人們爲着應付那艱苦的環境，他們又一次團結起來了。他們聯合到河裏去捕魚；他們將無定河裏的水設法引到農場上去；同時他們在河邊又開墾了許多荒地，巫人也負了種植的工作。經過他們的苦苦支撐，兩村人民的生活危機總算解救了。

從此以後，巫人每天清晨便划舢舨到永樂村來種植，一直工作到黃昏時候才回去。這樣，阿蘭和阿末，便有了更多接觸的機會。但是，一個人的年紀慢慢增大了，思想自然會隨着而轉變。小時候，大夥兒混在一起玩，並無彼此之分，也不覺得拘束和難堪。而今阿蘭已經十六歲了，她開始知道了一些人生的常識，懂得了男女之間的關係。她常覺得男女們時常混在一起，是會給人家恥笑的，因此她變得非常害羞，有着強烈的自尊心，對任何人都不再像以前那麼隨便了。同時，華童阿三和巫童阿利又在從中作祟，慫恿孩子們去訕笑他們，放出種種謠言去中傷他們，所以阿蘭和阿末之間的交往，不由得就受了很大的限制。雖則他們沒有到絕交的地步，至少他們已不

敢在大庭廣衆之前出現了。由於這樣，在不能見面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都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悶與寂寞。所以，在每一個有月亮的晚上，他們便在舢舨上相會了。

好一輪皎潔的明月，高掛在遼遠的碧空，菓林內、河面上、曠野中，瀉遍了淡淡的銀光。久旱之後的無定河，靜得有如一泓死水。四枝槳悠悠地划動着，使得平靜的河水泛起了微微的波紋。河面上，像舖滿白銀似的，晶晶瑩瑩地閃爍着。微風起了，河水起了重重漪漣，活像一個老人額上的皺紋，又像日光燈即將光亮時一剎那間的閃動。

「快點呀！……」這是女的聲音。

「還早呢！……」這是男的聲音。

男的是阿末，女的是阿蘭。

舢舨慢慢地繼續划着，在月光下，幾疑他們是神仙中的人物。

「阿末，你說我們華巫兩族間，能够永遠這樣親愛和睦，互相合作嗎？」阿蘭看着阿末的臉說。

「這有什麼不可以呢？只要大家能够互相信任，不就行了嗎？」阿末望着悠悠的河水，笑着回答。

「那就好了。——不過，如果將來馬來亞要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巫人會趕走華人嗎？」阿蘭天真而好奇地問。

阿末覺得她說的話有點兒奇怪，他真想不到她會有這種想法，能爲馬來亞的前途想得這樣長遠；他自己又是讀過一些書的人，對於一切是要比她知道得多，於是他率直地答道：

「怎麼會趕走華人呢？如果真正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華人的力量也是不可少的呀。」

阿蘭聽了阿末的話，心裏很滿意。她仔細地回味了阿末剛才所說的話，沉默了一會兒，接着，她說：

「我恨透日本鬼子，他們驅走了我們的幸福，斷送了我們的前程，阻礙了整個馬來亞的進步

九

說起來，何老伯一家人，在阿蘭的事情鬧糟以後，精神上也真够痛苦了。他們受盡了村人的責備和怨對；而且把一切惹起華巫糾葛的責任，完全推在他們一家人的身上。在整個村子裏，沒有人了解他們，也沒有人同情他們，只有鄰居金山叔一家人，對他們還算和從前一樣。

就在兩族斷絕往來那年六月裏的一天晚上，小牛誕生了。可憐的孩子，一見世面便沒有得到絲毫的父愛，所以在他那幼小的心靈上，一直不會有過父親的影子。

六個年頭像火箭般的飛逝過去。這些年來，阿蘭始終抱着堅強的信心，在眾人的唾棄、揶揄和辱笑中，含辛茹苦的把小牛撫育起來。

六年的歲月可不短呀！

來日方長，不知將來的日子如何渡過，每思及此，阿蘭不禁徬徨起來。父母親已經年老力衰，再加上這幾年生活上及精神上的折磨，使得他們更加老態龍鍾了。冥冥中，她好像看見父母親的一隻脚，已經踏進了棺材，於是她哭了，淚珠兒一滴一滴的，從臉頰上滴到那綉了白色鴛鴦的紅色枕頭上。

繼而她由小牛的身上想到了阿末，心裏頭又不禁起了無限的愁緒。

「他？他現在已經是生死未明了。」

「聽說他最近做了特警，願神明保佑他……」

「他會忘記我們母子嗎？」

「不，這個負心郎，如果他不死也不會回來

看我們的了。忘了他吧！忘了他吧！」

「能嗎？我能忘了他嗎？」

「不……」

左思右想，到月亮入了西山，東方曙光漸露，阿蘭才昏昏迷迷地睡了一陣子。

十

熱烘烘的太陽漸漸往上爬，村人們都拿了農具到農場上去耕作了。

何老伯夫婦倆在料理好早飯之後，尚未見阿蘭母子起來，於是何姆便跑進阿蘭房裏，催他們起身。

「阿蘭，時候不早了，還不起來嗎？」

「……」

何姆不見阿蘭反應，便把頭靠近阿蘭耳朵叫

了幾聲，搖了幾搖她的身體，這才把阿蘭喚醒。

何老伯輕輕地跑到房門口，指着床上的小牛，柔

聲地對何姆母女倆說：

「別吵他，讓他多睡一會兒。」

之後，他們三個人便一道出來了。

吃飯的時候，何老伯見阿蘭的神色有點異樣

，於是便關心地問：

「怎麼啦？阿蘭，你的眼睛紅腫，面容憔悴

，可是爲了什麼事情嗎？」

「沒……沒什麼。」阿蘭期期艾艾地答道。

「我知道，昨晚你又在想舊事了，是嗎？」

何老伯嘆了口氣，接着說：「傻女兒，我會再三

的跟你說過，以前的事就當它是一場夢吧！現在

已經是時過境遷，還留戀它幹嗎？當心傷害了自

己的身體。」

「……」阿蘭默默無語地低下了頭。

飯後，何老伯夫婦倆準備到農場上去，臨走

時，何姆吩咐阿蘭道：

「阿蘭，今晨霧水很大，千萬不要太早把羊

兒放出來。中午你放羊的時候，順便把飯帶來，

免得我們多跑一趟；還有，你來的時候，得關照

小牛看管雞鴨……」

「知道啦！」阿蘭應道。

外邊，何老伯在大聲喊着：

「金山，金山呀！我們上農場啦！」

金山從房裏探出半個頭說道：

「何老伯，金山早已去了。他說：今天要摘

矮瓜；割韭菜，還要趕早送到鎮上去。他先去了

！」

「哦……」何老伯答應着，踱回自己的家門口，向裏面喊道：

「阿蘭媽，阿蘭媽！你帶把鐮刀出來，我們趕快去把！」

「嗯，就來了。」

一會兒，何姆拿着鐮刀出來，於是他們老倆

口子便匆匆地走向農場去。

阿蘭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急急追出門口大喊

道：

「媽！我們中午的菜還沒有呢。你到農場拿

一些菜回來吧！」

「不了，我們今天還得要趕種甜薯呢！待會

兒，你叫小牛來拿好了。」何姆轉過頭說。

晌午了，阿蘭提了一隻籃子，籃子裏放着中

午的飯，趕着一羣羊兒向農場走去。天氣可有點

兒奇怪，早上的太陽還是熱烘烘的，到了中午太

陽却不見了，天空中佈滿了鉛塊般的黑雲，陰霾

的好像要下雨了。這時，阿蘭邊跑邊想：

「今天的天氣，就好像不可捉摸的人生一樣

，變幻得使人難以猜測……」

她正趕着羊兒心中在呆呆地想着，冷不防從

蘆葦草叢中闖出一個男人來，阿蘭頓時給嚇了一

跳，不由得倒退了幾步。待她定睛一看，知道這

是一個穿着黃色制服，皮膚棕褐的巫人。這時，

她立刻意識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她想高聲喊救

，但是嘴巴立刻給那人緊緊按住，並被一條布巾

包住了，然後那人開口了：

「別喊！跟我來，有話對你說。」

阿蘭無可奈何，只得跟着他走，丟下一羣羊

兒在路邊咩咩地叫着。

在靠近無定河的一株山竹樹下，那人解開那

包住阿蘭嘴巴的布巾，做手勢叫她坐下，然後溫

柔地對她說：

「阿蘭，原諒我剛才這樣粗蠻，爲了安全，

我不得不這樣做。」

「你是誰？」阿蘭惶恐地望着他。

「哦？你不認得我了？」那人靠着山竹樹

，有幾分意想不到的奇怪。

「認得你？」阿蘭驚愕地反問道。

接着，那人補充道：

「我就是阿末，離開了你七年的阿末。」

「阿末？你就是……你……」阿蘭上下仔細地打量着他。

不錯，一點不錯，他就是阿末，他就是她日夜夜想念中的阿末。她一時不知所措，禁不住眼眶裏淚盈盈的低低哭了起來。

「阿蘭，不要難過了！我……我真對不起你，讓你受了這麼多年的苦；但是，你也明白，在當時的情勢下，我不能不逃呀！」阿末坐下來握着阿蘭的雙手說。

「請你別再提舊事了，我不愛聽，我不愛聽！」阿蘭掙開手，掩起眼睛，越發哭得傷心。

「不，你應該聽，聽已在我心頭壓積了七年的話，不然我將會終生難過的，」當阿末說這些話時，阿蘭一隻手在拭眼淚，一隻手却在無意識地拔着地上的青草。阿末繼續說：

「這些年來，我一直沒有回過甘榜，因為他們不讓我回去，並還說我是個『阿拉』的叛徒。在這七年的歲月裏，我在外頭受盡了生活的折磨，我踏過三輪車，做過車夫，現在又參加了特警的工作。」

「生活時刻在折磨着我，許多次，當我悲觀到極點時，我曾想到『死』，但是我不願意死，我要為你而活下去。」

「阿蘭，原諒我吧！這次我費盡心機，冒着一切危險而來，為的是見你一面，訴一訴我心中的鬱積……」

「那麼，你這次回來還打算做什麼呢？」阿蘭雖有幾分怨阿末負心，但對阿末這次冒險來看她，和聽了他的一番話後，原先的怨氣已慢慢消失了。

「不瞞你說，」阿末說，「我這次冒險而來，除了看看你之外，還希望能夠看一看我們的孩子。」

「孩子？我們的孩子？」

「是的，我們的孩子，難道你忘了嗎？」

「不，你不能看他。」

「我不明白，你這話是從何說起的，你得知道，這是『我們的孩子』呀！」阿末的話，越說越大聲。

但是阿蘭的語氣還是很強，她說：

「不，我不能讓你見他。」

「不能！這不是開玩笑嗎？你總得跟我解釋解釋呀！」阿末可有幾分惱了。

阿蘭只得向阿末坦白解釋。

「阿末，你總得明白，」她說：「我們怎能讓他知道他有一個異族的父親，讓他在心靈上痛苦一輩子呢？」

「自從他出生以來，就一直在揶揄譏笑中長大，他時常問起我關於父親的事，我哄他說：『你爸爸是在遠地做生意，將來他會回來的……』」

因此他終日終年期待着父親歸來。然而，他怎麼知道，他的父親是永遠不可能回來看他的呀！可憐他竟永遠地期待着。」

「那麼，你為什麼不乾脆地說，他的父親死了呢？」阿末感動地問。

「那很簡單——因為我不忍心這樣說啊！」阿蘭又哭了起來。

他們沉默了一晌。阿末說：

「阿蘭，你就讓我看看他吧！我可以答應你，不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父親，這個不就行了嗎？」

「嗯……這個……這個倒也行，不過你一定得遵守你的諾言，千萬別使他難過。」

「那當然，在見面時，你只須跟他說：『你小時候，他是很愛你的。』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怎麼樣會面呢？」阿蘭擔心地問。

「就在這兒，怎麼樣？」

「那可不行，因為每天晚上，他們會打從這兒經過到農場上去捉菜虫的，如果給他們看見了——」

「那麼，你們在今天晚上七點半鐘，划舢板

到甘榜來，我在河邊等你們，好嗎？」

「這個也不行呀！你們甘榜裏的人，是不會放過我們的。」

「你儘管放心好了，他們是不會知道的，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有人看見我們。」

「那……那怎麼辦呢？」

「一切有我，你不用怕。」

「好，我們就這樣決定吧，我走了。」阿蘭用手背揉揉眼睛，提着籃子去了。剩下阿末呆呆地站在山竹樹下，望着阿蘭走遠了，才迅速地越過荆棘，奔向河邊去。

十一

天空佈滿了鉛塊似的黑雲，像是要下雨了；但是，從正午到傍晚，只是這樣陰霾霾地一直沒落下雨來，倒陰得有點駭人。

晚飯後，阿蘭帶着手電筒，領着小牛從後園溜了出去，一直往無定河邊走去，走得很快很快地。

不一刻，他們上了舢板。在舢板上，小牛問道：

「媽，我們上那兒去呀？」

「一對岸去，看一位朋友，當你還很小很小的時候他是很疼你的。」阿蘭哄着他說。

「我聽爺爺說，對岸的巫人，他們是會殺人的。」小牛天真地說。

「不，他們不會這樣對待我們的。」

「媽，你看四周陰森森的，我有點兒怕。」

「好孩子，這有什麼可怕的呢！」

「天快要下雨了，如果下雨，我們怎麼回去呢？」

「乖孩子！別担心，到了那兒再說吧！」

阿蘭把舢板划得很快，不一會，已經到了對岸。當時，她不禁有一些感觸，七年沒有到這個地方來了，景物依舊，倒惹起了她滿腔的哀怨。

「阿蘭，我在這兒。」這時阿末從一株樹後跑出，驚喜地攙着他們上岸。

在河邊，阿末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小牛，這倒使小牛害怕起來了，他低下頭，躲在母親背後。

阿蘭說：

「小牛，快叫阿末叔叔。他就是剛才我對你說的那位，你小時候他很疼你的。」

「阿末叔叔……」小牛羞愧地叫得很小聲。

「好孩子，讓我親親你……」阿末索性把小牛抱起，親熱地吻着他的臉頰。

阿末的短鬚子刺着小牛嬌嫩的臉頰，使他覺得怪難受，於是他立刻掙扎下來，跑回到阿蘭的身邊。阿蘭看着他們父子倆的情形，不禁覺得有無限悲傷。

忽然，附近草叢中瑟瑟地作響，好像被風吹動似的；可是，當時並沒有風。他們三人屏息聽着，草叢中又毫無動靜了。

「大概是蛇吧！」阿末安慰着阿蘭母子倆。那時，雷聲開始從遠處响過來，風也吹得很急，一切昆虫都毫無聲息了。

「糟糕，天要下雨了，我們怎麼回去呢？」阿蘭着急起來了。

「別忙，我們到那邊去避一下吧！」阿末說着，從阿蘭手裏接過了手電筒，照着向前跑去。

在一間破舊的「馬來棚」前，他們停了下來。阿末小聲地對阿蘭母子說：

「我們就在這棚下避一避。但要注意，棚上的人雖然睡熟了，我們可千萬別作聲。」於是他們便小心地鑽進那座棚子下面。

雷聲隆隆地自遠而近，大風也呼呼地刮得很緊，不一會，大雨便沙拉拉地傾盆似的倒下來了，很急很急。閃電、雷聲、風聲、雨聲、混做一片，看起來非常怕人。

甘榜裏的氣溫，由涼快而漸次寒冷起來了。躲在「馬來棚」下的父母子三人縮成一團。冷風陣陣地吹來，使他們的牙齒也格格地顫抖起來。

在他們想來，雨下得這麼大，人們都熟睡了，他們躲在這棚子下面，只要不作聲，那是絕頂安全的。然而，事實並不如他們想得這麼如意：就在今晨，當阿末回來的時候，已經被阿利聽見了，他會跟蹤阿末，留心偵察他的行動。阿利知道了阿末的下落之後，便慫恿村長對付阿末他們，可憐他們三人却完全被蒙在鼓裏。在這危機四伏的當兒，他們尚在安心地依偎着，默默地溫着片刻的短暫的天倫之樂哩！

雨一直下了一個多鐘頭，還沒有停止的跡象，他們開始着急起來了。阿蘭雙手合十，跪在地上膜拜，求天公稍降慈悲，早點放晴。但是天公的臉仍舊如鐵一般的黑，而且像偏偏要為難他們似的，雨點落得越發大了。電光閃閃的，刺着他們的眼睛；隆隆的雷聲，幾乎把他們的心都要震破了。

忽而在大雨中，他們聽到了吵雜的人聲，從「馬來棚」後面傳來，很快的自遠而近。接着，幾道手電筒的電光出現了，跟着，就有十餘個披着蓑衣的巫人，手裏拿着巴冷刀來到了棚前。阿蘭看見了，頓時整個身子好像觸了電一般，心臟好像要跳出胸膛來了。惶恐的她，立刻拉着小牛衝出棚去，冒着滂沱大雨，向着菓林跑去，她想一直奔到河邊，趕快划舢舨回永樂村。小牛受了過度的驚嚇，竟也夢遊似的給阿蘭拉着跑，他不會哭，也不會喊。當他們奔出棚子時，阿末在後面也飛跑着追了上去。就在這當兒，那羣巫人發現他們逃走了，一窩蜂似地也追了上去，為首的阿利，揚着巴冷刀咆哮道：

「快，快！快追上去，別讓他們溜走。」立刻，羣情憤激，人聲洶湧，似乎把雨聲也淹沒了。

跑在前頭的阿末三父子，瘋狂地越過菓林，多少次，他們被藤葛拌倒了，却迅速地爬了起來，忍受着皮破血流的痛苦，繼續向前跑去。阿蘭的腿，小牛的頭，阿末的臂膀都受了傷，血殷殷地流着。他們跑着，偶而用手摸一摸傷處，給予

他們的感覺是濕漉漉的，分辨不出這是血，還是水。

他們三個人懷着同一恐懼的心，在大雨滂沱中，沿着泥濘小徑，奔到了無定河邊。這時，阿蘭好像鬆了一口氣，她在想：

「到了，終於到了，我們不是可以划回去了嗎？」

然而，這時河水漲了，漲得很滿很急，洶湧澎湃帶着黃色的河水，滾滾地流着。

當後面的人聲，在大雨中漸漸迫近時，手電筒的光又出現了。此刻，阿末在絕望之餘，竟不顧一切的拉着阿蘭和小牛，跳上了舢舨，用力地打起了槳，向着河心划去。頃刻間，那批人也追到河邊來了，當他們發現阿末等三人划着舢舨逃走的時候，都彼此相視驚叫道：

「啊！他們划着舢舨逃了……」

十幾道手電筒的光，又不約而同地移向河上，他們隱約看見舢舨已經去遠了，在那洶湧的河水裏上下激蕩着、飄忽着……突然，一個大浪頭打向舢舨；浪過了舢舨卻不見了。

在大雨中，在洶湧的波浪下，遮掩了這驚險逃生的一幕。他們三個人落在水裏後，隨着波浪，作他們生命最後的掙扎。阿末在極度慌亂的當兒，一手抓緊了小牛的頭髮，把他擱在背上。阿末鬆出一隻手來，正要拉住那在作垂死掙扎的阿蘭時，另一陣大浪又沖向他們而來，浪頭過去，也無情地捲去了阿蘭的身軀。掙扎了許久的她，又喝了不少的河水，她已筋疲力盡了，河水把她推動得忽浮忽沉的好像浮木一般，她毫無反應，就這樣，可憐的阿蘭，她被死神抓去了。

阿末雖然竭力地在找尋阿蘭，可是他什麼也沒有發現。在他背上的小牛，一直把他的喉嚨扼得緊緊的，使他的呼吸非常困難，他已不能再擠出一絲的力量在河裏瀉了。他是如何的担心中阿蘭的生死，想要繼續找尋她，然而，他畢竟是無能為力了，滾滾不絕的河水，一直沖澀着他們，漸漸地推湧着他們向下面流去。在一個很大的拐灣

的地方，河水把他們推送到了近岸的地方，恰好那裏有一株被大風吹倒的橡膠樹，橫架在河面上，於是阿末乘機緊緊地抓住一根較大的枝椏，不讓河水再把他們沖下去。之後，他便沿着這株樹慢慢挪近岸來，好不容易他才擱着小牛上了岸。他知道，這裏已不是甘榜了，而是永樂村。他倆身上濕漉漉的，一滴一滴的水點從阿末頭上淌到臉頰上，再一滴一滴的掉到小牛的身上，他早已在昏迷中了。阿末把他抱到一株橡膠樹下，脫下上衣，揩去小牛臉上的水，然後按着他的肚子，使他吐了幾口水之後，小牛的雙手才慢慢地自己會轉動了。阿末這時才放了心，他想暫時撇下小牛，自己回到河裏去找尋阿蘭，可是這時候小牛却哭了，嗚嗚地哭着，悽切地叫着媽媽，他那幼小的心靈上現在才罩下了恐怖的陰影。然而阿末並沒有管他，他逕自奔向河邊去。他站在河岸上，望着那洶湧的河水，却又呆住了。他想：若是他回到河裏，就等於跟隨阿蘭而去，因為以他住在甘榜廿幾年的經驗！阿蘭已經是沒有希望的了。最後他又覺得他不能跟隨阿蘭而去，因為還有小牛——還有這個正在哭泣着喊媽媽的小牛，他絕對不能死。

良知使阿末深深感到自己將來的責任，因此他又飛也似的奔回小牛那兒。可憐小牛好像一隻離羣的小羔羊，正在夜雨荒野中哀鳴，慘痛的哭聲震動膠林，使得週遭也瀰漫了淒涼的氣氛，每一株膠樹也像低着頭滴瀝滴瀝的在為他掉淚。阿末跑上前去，一把抱起小牛，把他擁在懷裏，他的大大的淚珠，從他的臉上，落到了小牛的臉上。小牛不再掙扎了，他還鬆出手來，把阿末的頸項摀得緊緊的，因為他相信阿末是一個好人了。

十二

甘榜裏，那一些追趕的人，已經帶着各種不同的情緒回去了。村長受着良心的譴責，決定明天要向村人悔過，並要改善他們對華人的態度。夜黑沉沉。

人去了，雨還是下着。

無定河裏，河水仍然在澎湃着，怒吼着……第二天，雨晴了。

無定河裏，暴漲的河水退了，退得和平常一樣。陽光射到河面上，閃爍着片片鱗光。像它那樣溫柔平靜地悠然淌着，誰會相信它昨晚會現出過一副猙獰可怖的面目，兇殘地吞噬了一個純潔無辜的女郎呢？

遠處青翠的山腰間，浮遊着輕飄飄地乳白色的雲；椰樹臨風擺着纖腰，搖曳着大雨沖洗後綠油油的葉掌，婆娑地舞着。

菓林裏，經昨晚一場大風雨後，落葉和熟果掉遍地上；小徑上，一窪一潭，泥濘難行。

甘榜裏，一早便敲起了「樹鼓」，「篤篤」地响個不停。不一會，村長的棚前聚集了數十個人，這是村長召集村民開會的信號。這個會，召集得太突兀了，所以大家都不免有些驚奇。

村長帶着憂愁的神態，出現在村民面前，他用沙啞沉重的聲調，敘述昨晚發生的慘事。他說道：

「……我身為村長，覺得很慚愧！上次阿末的事情，我們本可以解決的，而我們却把他逼得逃走了；這次我又輕信了別人的話，把阿末、阿蘭，還有她的七歲的孩子，一齊逼得逃到漲着大水的無定河裏去——這等於我們間接殺害了三條無辜的生命。我覺得這是我的罪過！我希望大家給我公平的裁判！」

村長的話，深深打動了每個村民的心坎，其中有一個村民說道：

「不，村長，那不是你一個人的錯，而是我們大家的錯。我們不能因為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的不同，就在巫巫兩民族間，劃分了一條深深的鴻溝，更不能因某一件事情的誤會而至互相決裂……」

接着，有一個村民大聲疾呼道：

「我們應該跟華人重修舊好，我們應該和他們合作……。」

這番出於至誠的話，反應真大，人羣中立刻起了一陣騷動，他們頻頻呼喊道：

「我們即刻向華人道歉，重修舊好……」

「我們應該向他們解說明白這一次的誤會……」

「兩村民合作，為光明的馬來亞努力！」

「打倒破壞兩村友好的奸人……」

這一切情形，阿利看得清清楚楚，村民轉變得這樣快，他真有點驚奇；他自己知道，甘榜裏是再也不能容納他這種人的了。當他聽到村民呼聲震動時，心裏便着慌起來，於是他乘着人潮洶湧之際，偷偷的溜回家裏，搗了包袱悄然離開了甘榜。

村長當時感動得熱淚雙流，他這時才深深體會到村民的心原是善良的。

「很好，那麼大家跟着我來！」

這是村長的命令，因此大家都湧了上去，跟着村長越過菓林，跑到無定河畔。村長派出二十人，分乘五隻舢舨，由他領着向永樂村划去，其餘的村民便在岸上呼喊著。

當舢舨划到了河心時，他們看見對岸也圍集了許多人，也許他們都是為了阿蘭母子的失蹤而聚集在一塊的；同時已經有七隻舢舨朝着他們划來。

不久，十二隻舢舨相會了，它們在河上划着、盪着。舢舨上的人，默然無語，最先他們以仇視猜疑的眼光面相覷着。之後，甘榜的村長向永樂村的來人表白心意，對方接受了，那時，大家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尷尬。於是十二隻舢舨便一同向永樂村划去。

當舢舨靠岸時，對岸的巫人歡呼着，跳躍着，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已經獲得了華人的諒解。

兩村村長親熱地握手後，甘榜的村長便把昨晚的悲劇原原本本地向村民重述了一遍；同時，他又說，他代表全甘榜，向永樂村道致歉意，並保證他們今後的意向。

這時大家的心情既悲又喜；悲的是阿蘭母子

的遇難；喜的是兩村友好的恢復。何老伯夫婦聽到了阿蘭母子倆的噩耗後，哭得死去活來；何姆更是呼天搶地的，恨不得馬上死去。

「諸大家都不必再傷心，死去的人是無法再活的了。」永樂村的村長，紅着脸開始向大家講話，他說：

「但是，死去的人却是光榮的，有價值的。因為這給予我們一個崇高的啓示：民族間的不融洽，會帶給我們許多無可補償的悲劇。像這次，我們能够重新攜手，也就是我們這時已經發覺了我們的錯誤，可是阿蘭母子和阿末却白白地犧牲了。這次的慘事，也就是我們一個沉痛的教訓。從此以後，我們應當切實覺悟，兩村村民應該融洽無間地和睦共存，應該像難兄難弟般攜手同謀兩村的進步。」

「最後，我代表永樂村的全體村民，用最誠懇的心情，來歡迎我們的友人，再到本村來耕種。我們要協力開墾那許多荒蕪了的耕地，以求安居樂業……」

村長的話，深刻地感動了每一個村民的心：原來悲傷的人，這時臉上也現出了輕柔的微笑。有些更索性跟着彼岸的巫人，也一齊歡呼起來。忽然，人羣中有人驚駭地喊叫着，緊張地向遠處膠林裏指着，所有的人們隨着那方向望去，看見有一個人像抱着什麼東西似地，蹣跚地向這邊走來。當那人漸漸迫近時，有人辨出那來者就是阿末，他抱着的正是小牛。這時，人羣馬上騷動起來，他們都不約而同的紛紛向阿末那兒奔去。那當子，阿末並不逃走，也不驚慌，因為他已決定要向村民痛陳他的一切經歷，並表白他的願望。在他懷中的小牛，尚在昏睡中，發着高度的熱。不一會，人們奔到了，把他們團團圍住了。兩村的村長，急急地走向前來對阿末傾訴他們轉變的經過。阿末聽了之後，感動得眼淚潸潸而下。人們又驚奇地問起他們斃倖獲生的經過。因此，阿末便懷着無限悲傷的情緒，敘述昨晚驚險逃生及阿蘭隨波流去的一幕。

這當兒，何老伯夫婦倆也氣喘喘地趕到了。他們撥開人羣，鑽進裏邊。何姆立刻從阿末手中搶過小牛，抱得緊緊的，拉長着聲音，悲慟地哭道：

「孩子……你媽……死得……好慘呀……唉……」

何老伯站在旁邊，更是哭得老淚縱橫！死亡的教訓，換取了人們天良的醒覺，許多人都紅着眼睛掉淚……

之後，阿末又以悲痛的聲調說道：

「我們巫華兩族能够及時醒覺，排除一切偏狹的民族意識，我覺得很喜慰。只是，我對於阿蘭的死，還是覺得很……很難過……」說到這裏，他竟放聲痛哭起來。

有許多軟心腸的婦女們也隨着阿末哭了。村長們勸阿末不必過於傷心，說阿蘭死了不能復活，他應該負起做父親的責任。

「是的，」阿末流着眼淚說：「……唉！阿蘭是死了。——她無疑是舖平了我們巫華兩個民族友好的道路。幾年來，我東跑西跑，沒有照顧過阿蘭，我是多麼地慚愧啊。從此以後，我一定要負起做父親的責任，盡心盡力把小牛撫育長大……」

何老伯夫婦倆聽了阿末的話後，不由得擁着阿末哭成一團。

他們的哭聲雖然這樣悲哀，然而人們的心情却是輕快的，喜悅的，因為那隔膜着華巫團結一致的偏狹民族意識的藩籬，已被阿蘭之死摧毀無遺了。

無定河依舊潺潺地流着，在地形上，這條河水雖然把兩岸的人們劃分了；但是在心靈上，他們却是連繫在一起的。

雨後，河岸、村莊都像沐浴過似地，清新而有生氣；蔚藍的天空，也顯得特別高遠和光明。

「阿三溜走了，挑着一副担子溜走了！」這時，一羣孩子奔來了，他們向大家報告着濶嘴阿三自動離開永樂村的消息。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女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離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請附寄原文。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請附退稿郵票。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實路五十三號A蕉風出版社。

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摯情

晴空

——給我的大孩子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
寒心湧現清麗的晨曦。
你們毫無修飾的言談，
暴露了誠摯的情誼。

我的大孩子，
別說我愛笑，
只是因為你們在身邊，
我不理睬哭泣；
只是因為你們在微笑，
我不懂得哭泣！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
我們怕提別離，
道破時立刻用玩笑掩飾，
隱痛却無處求醫！
你們說：「願我們像這張合照，
永遠在一起！」
我的傻孩子，
只有相片上的人影，
才能永遠不分離！

如果有一天，
我厭倦了助人，
復仇似的只為自己……
如果有一天，
我將崇高的理想揚棄……
我的好孩子，

離開我吧！
別被癡情困迷。
我歡喜你們愛我，
更歡喜你們愛真理！

如果有一天，
你們不能只愛朋友，
要專注地照顧妻女……
如果有一天，
你們要耕耘新的幸福園地……

我的大孩子，
別擔心我的孤寂，
如果真愛你，
不期望你的心裏只有我，
但願我的心裏常有你！

小河的話

黎青

我是一條小河，
潺潺的流在平原。
在我生長的地方，
有蒼勁的老樹遮天。

我和它們一樣，
都是從泥土裏，
從堅硬的岩石裏，
掙扎出來。

它們綠遍了荒野，
綠遍了山巒；
我則晝夜不息地
奔流啊！
奔流向前！

我馳下陡坡，
我滾下削崖，
我衝過迂迴的峽谷，
我跨越崢嶸的礁岩，
親近過也告別了
以往低沉的嗚咽。
爲了這，
我背負了滾滾的黃沙，
汙泥、樹根和石塊。
這並不是我有意啊！
阻碍與奮鬥本在生命裏，
誰能如初噴的清泉，
朋友，

不要苛責！
不要埋怨！

但也謝謝你多情的阻留，
善意的婉勸，
你柔弱的擺柳，
你癡癡的堤岸，
你一瞬即逝的夕陽，
你平原上無雲的藍天。
我怎能駐足呢？
我怎能抵擋，
雖然那裏有風暴。
你不聽見嗎？
那聲音，
那滾向遠方的
那一個緊接一個的，
那是大海啊！
大海的啊！
浩大的親切的呼喚！

在松樹下面

百木

這些話是那一天下午我在松樹底下聽到的，那一天的下午如此暖和，使人忘記了這還是三月，春夏還要好久才來。我背一個綠色的書包到松樹之下看書，那兒有一條寬平的長石，由前年的夏天起這就成了我假期的寶座了。當陽光溫暖而不炎熱，當風清新而不寒冷，我坐在石上，把背靠上牢固的松樹樹幹，這是決不會脫筍的椅背；我躺在石上，把帶來的包包就當作枕頭。

那時，我不羨慕蘇丹，不羨慕法老，不羨慕凱撒，不羨慕各式各樣的國王。我見到過中國的宮殿了，那些統治過我祖先的皇帝們也沒有那麼舒適的寶座。

那天下午，我在松樹之下，我最先坐着，然後我躺下了，我合上了眼睛，風吹着，吹着，就在那時我聽到了松樹的話……：

松樹對浮萍說的

你就不能用你的根抓住泥土嗎？你這浪蕩子

呵！

你是害怕在土地上了根，你就不能到處遊逛了？你就有心有一天土地變得乾涸，當沒有了雨，或者雨下得并不如你所期望？

所以你也甘心留在池塘裏頭，池塘如此狹小，而你卻滿足這狹小的天地；池塘的水的顏色是混濁的深綠，而你的生命就全賴這髒污的死水。你就沒有一個交誼深厚的朋友嗎？你會如此親密地和這一羣靠着擠在一塊，如今你却把自己混于另外的一夥。你說這不是你的本意，是風把你推擠着到池塘的中心，或使你在蘆葦的深處隱藏。

爲什麼你就不能用你的根抓住穩固的土地呢？你願意就永遠如此飄飄浮浮的，由春天一直到冬天？

我錯怪你了，你不會活得到冬天的到來那麼

久長。

松樹對蘆葦說的

我鄙視你，我非常非常的瞧你不起。

怎麼能那麼卑屈地隨任何方向的風低頭呢？要記着，你不是那隨風而逝的雲絮，你不是那由烟肉冒出的沒有生命的長帶。

泥土把生命給了你了，你該如何重視這份生命？你也曾經見過有價值的事物了，那我們都珍惜的水與陽光。

雲不懂得喜愛陽光的，烟不會珍惜使生命得以延續的水源，他們是一個幻影，他們並不是有實質有生命的存在，但你是有一個有生命有實質的存在。

可寶貴的生命呵，你當戰戰兢兢地持有保守，不要使生命的高貴有所沾辱，你不應該跟隨着所有的風就朝每一個方向點頭。

如果這樣，你就會忘記吹來的并不是同樣的風了，就忘記這風所帶來的會是甚麼季節。你會忘記：東風是和花開如錦的春季到來的；南風將帶來悠長的夏日，這季節在河上在海邊都有美麗的風光；秋天來了，西風將幫忙那乏力的年老的農婦，把金黃的穀粒簸揚；而北風，是殘忍而冷酷的，是他以雪編成白色的屍衣，蓋過一個又一個山頭，冬天是醜陋的季節，是死亡的季節。

你既隨東風而點頭，又在南風中低低地彎腰，你既不敢違背那可使木葉凋落的西風，更不敢對暴虐的北風有所反抗。

那麼你也就同意了泉水應該乾涸，明湖應該凝結，木葉應該凋落，生命該被埋葬？

如果你不同意，你爲什麼爲北風點頭呢？如此柔順地低低地鞠躬呢？

你說你的祖先和同類從來就如此，那麼你的祖先的可恥可鄙也和你完全一樣。

松樹對小草說的

可憐呵！你們這羣渺小的生命，你們如此衆多而又如此委瑣。

開花你們是無望的，結果你們是無望的，你們無望得到夏日旅人們的讚美，你們不能給這炎熱的遊客以一份蔭涼。

你說你蔭蔽過螞蟻了，對的，只有螞蟻會受你的蔭蔽，軟弱的永遠和軟弱的爲伴，渺小者只能與渺小者同在一起。

只要一頭卑賤的狗，就够把你們踐踏在脚下；只要一頭愚蠢的牛，牠一口就消滅你們一羣。生命是如此渺小的麼？生命又是如此脆弱的麼？

而你們却仍然如此愚昧地自己驕傲，說你們的同類比一切生命合起來還多！

松樹的獨白

我生根在泥土的深處，我用根鬚緊緊的把牢固的岩石糾纏，我愛我生活着的這方土地，我不會願意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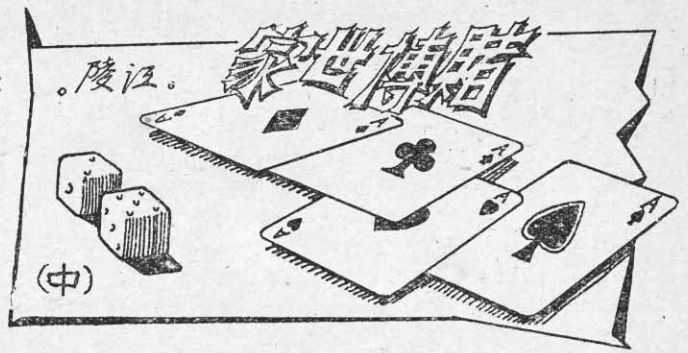
春天是我所喜歡的，東風的撫拂使我舒適；但我不怕嚴寒與強勁的氣流，讓北風哀鳴由我身邊逃走吧，我永不會向它低頭。

我并不拒絕同伴，我們會使一座禿山長起着林；但我也能够忍受孤獨，在羊腸小道的險徑，在嶙峋峭絕的岩壁，有孤獨的一株松樹，他只與鷹鷲爲侶……：

我張開了眼睛，我在松樹底下，而松樹在藍天底下。我來是爲了看書的，但我還未把書包打開，就在長石上睡了一覺了。

那些話真的是松樹說的嗎？但如果不是松樹又會是誰說的呢？那不會是浮萍——那永遠繃緊的生命——說的；那不會是蘆葦；也不可能是小草，那些委瑣的小草，「可憐呵，你們渺小而又衆多的一羣。」我像松樹一樣說了。

我站了起來，我離開了我的寶座，我提起了那綠色的包包，我背起了這沒打開和閱讀過的「枕頭」。



在另一間俱樂部裏，也在進行着各式各樣的豪賭，那是由一些小開，小老板，馬主，「毋幾」，洋行買辦，獨客以及矮小的騎師們結合而成的集團。

這是一間非常奇特的俱樂部，主人是一位年在四十開外的風流乘婦瑪麗朱，以前是K埠聞名大富翁紅鼻晴的七姨太，因為不安於室，攪二姑團，玩戲子，機四佈，名聲狼藉，才讓紅鼻晴以新加坡的一幢花園洋房和一萬元現金打發定，於是她就在新加坡收幾位年青貌美的地下舞女當契女，以紅鼻晴七太的名義和利用這一幢幽靜的花園洋

房作為非正式的俱樂部，招待大亨和小開們玩樂，吃喝賭玩樣樣俱全，她的契女們週旋於他們之間，可以談情說愛，也可以現錢交易，只要肯花錢的大亨小開們花得起錢，即連天上的月亮七太也可以替你摘下來哩！所以大亨小開們趨之若鶩。上了年紀的大老板把七太當成自己的姨太太，也把七太的幾位契女當成最親愛的契女！至於年青的小開們却把七太當成「年輕的媽媽」，更把她那幾位契女當成最親愛的妹妹，他們都是這一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只要有錢就可以暢所欲言。正因為這是一間「高貴」的消金窩，所以他們的聚會大都是建築在豪賭的關係上。

這一晚，適當新加坡賽馬期間，七太的俱樂部裏格外熱鬧。在樓下客廳的左側角落落裏，幾位矮小，年青衣冠整齊的騎師正在玩骰子，三顆特別大的骰子放在一隻加蓋的大漆盤裏搖，只論點數多少，沒有甚麼花樣，輸贏也很乾脆，全都是現錢來往，不賒不欠。他們玩得非常認真，個個都把全付精神貫注在三個骰子上，正如馬主們在馬場上把全付精神貫注在馬身上一般。七太的第三契女朱莉在陪他們玩，替每一個人助威助興，這對他們是最有力的鼓勵。

在另一個角落裏，七太正與P埠的一位大馬主S·K張進行一宗賭馬的交易，他們都是「一家人」，任何問題都是開門見山，爽快爽快談，也爽快快決定。他們談了一陣之後，S·K張上樓去玩「

梳哈」，七太立刻喊一聲「花利，過來！」於是一位正在玩骰子的紅牌騎師花利立刻把枱面上的鈔票胡亂地塞在口袋裏，再和朱莉打個招呼之後，立即跑過來在七太的身旁坐下。

「贏嗎？」七太先問他道。

「贏得不多。」

「上一次P埠賽馬得幾個拾元？」

「四個拾元，三次入圍。」花利似乎很得意。

「今年的冠軍當然是你的囉！」七太恭維他一聲。

「也許有希望！」花利仍是洋洋自得。

「你不想多賺一點錢，回澳洲去買個農場！」

「這……」這是花利的最大願望，七太打動了他的心，使他一時答不上來。

「單靠每次出賽的佣金，馬會和馬主的額外獎金數目不算多吧！」

「這……當然不多。」

「馬主C·G楊給你的薪金很高吧！」

「……」花利沉默不言。

「不够你替我的三契女朱莉買一顆鑽石戒指。」七太知道他迷戀着朱莉，又再挑逗一句。

「……」花利還是沉默不言。

「想不想多賺一點錢？」

「當然！」花利肯定地點一點頭。

「可是你騎的都是C·G楊的馬！」

「你想替我介紹別的馬主嗎？」花利反問。

「不，C·G楊給你騎的都是好馬。」七太答非所問。

「那麼，你的意思是要我給你貼士？」

「也不，這對你無多大好處。」

「讓我也參加賭？」

「哈……哈哈……」七太一陣狂笑之後，才一本正經地說：「別人都在賭你和你所騎的馬，你也想賭你自己？」

「自然，平時我們也都下注！賭自己的運氣，有時候也賭別的騎師。」

「為甚麼要自己下注？為甚麼不利用別人的賭注？」七太問得很奇怪，花利不知所答。「况且你自己完全不必花一分錢！」七太又接着說。

「你有甚麼好辦法呢？」花利顯然已經動心，緊接着問。

「只要肯和我合作，包你在年底可以回澳洲買一座農莊，我還可答應讓朱莉陪你去歐洲玩一趟。」

「可以！只要我做得到。」花利求財心急，立刻一口答應。

「完全聽我的話！」

「當然，我可以宣誓！」花利居然舉起左手，態度非常鄭重地回答道。

「好吧，我告訴你，每一次你出場之前，先把你絕對有把握贏拾元的告訴我，只要一兩場，最好是爆冷門！」

「這還不容易嗎？」花利幾乎要高聲叫嚷起來。

「每一個偷元可以白送你二百張，派多少照算！」

「真的嗎？」

「你想想看，偷元獎金假定是每張三十元，白送二百張你可以從我這裏白賺六千元，到年底我包你可以帶二三十萬回澳洲去。」

「我非常感激你，親愛的瑪麗。」花利幾乎感動得要把七太擁抱起來。

「不過你記得要完全聽我的話！」七太又轉個話題。

「當然！」

「你絕對不許把消息洩露給第三者！」

「一定！」

「沒有絕對把握的馬不勉強拼死命，該讓別人的你就讓，要不然你會害我輸大錢。」

「當然是有絕對把握才告訴你！」花利還沒完全了解她的意思。

「可是最重要的是不能聽馬主C·G楊的指揮！」這是七太與P埠大馬主S·K張串通收買C·G楊的紅牌騎師花利的主要條件，七太到現在才提出來。

「這……」花利有點為難，因為每一個馬主玩馬的目的都是在賭博，每一場要拼！要讓！雖然都是決定在騎師，可是得尊重馬主的意思。

「你不願意是嗎？」

「我是他僱用的騎師，似乎……」

「不能不聽他的命令是嗎？」

「當然不是完全聽從嘛！」花利婉轉解釋。

「我的意思也並不是叫你完全不聽從嘛！」

「那就好辦啦！瑪麗！」花利如釋重負。

「當我的意思與C·G楊相反的時候，你聽從誰？花利！」七太却又緊接着問。

「……」這又使花利猶豫難決。

「C·G楊給你佣金和獎金，我可以給你二百張不花本錢的偷元獎金，你應該比較比較，花利。」

一剎那沉默之後，花利還不肯答應聽她的命令，於是七太非常親蜜地勸慰他道：「傻孩子，這是賭博，人家把你和你所騎的馬當賭具，你能不考慮自己的益處嗎？你不想多賺點錢嗎？我要你做的只有兩件事，第一是把把握獲勝的，只告訴我一人，第二是聽我的話，譬如我下注的是S·K張的馬，你騎的是C·G楊的馬，那管他的馬再好，C·G楊又非要你得偷元不可，你也得讓！一定要讓！只要是我叫你讓贏的，我照樣給你二百張偷元獎金！」

「這也許是不忠於你的馬主，但是爲了你自己！」

「……」

「況且我不會常常要你這麼做。」

「……」

「這是爲了你的利益，當然也是爲了我和我的契女你的朱莉着想，大家都有好處，難道你會不答應？」

又再沉默許久，花利才鄭重地回答道：「我可以答應，不過我有反要求。」

「你說吧！傻孩子。」

「你必須絕對保守秘密，要不然我就不能當騎師。」

「那當然！」

「你答應的條件必須完全兌現。」

「你放心。」

「給我的偷元獎金當天結算。」

「而且還是給現鈔哩！孩子。」

「叫我控制C·G楊的馬不讓牠獲勝，每天只能一場！」

「我的要求每天也只是一場而已，在你是輕而易舉的事嘛！」

「你知道這是犯法的，而且完全違背馬主的意思。」

「我贏，你也有好處呀！」

「要不然我就不會答應你啦！瑪麗！」

「好吧！我們就這麼決定，從新加坡這一次賽馬開始！」

「OK！」

「祝我們好運氣！」七太緊拉着花利的手，轉頭喊聲：「朱莉！你來陪花利談談心，我得上樓去招呼他們！」

正在看騎師們賭骰子的朱莉，只是愛理不理地回答一聲，還沒有走過來，七太却就丟下花利逕自上樓去。他們這一筆賭博交易算是完全談成功了，其實這是S·K張要打擊另一位豪賭的大馬主C·G楊所想出來的花樣，要花利控制他所騎的馬是S·K張，豪賭的也是S·K張，七太從中取點小利而已！

樓上的客廳中，正在進行着一場緊張，劇烈，輸贏數以萬計的豪賭——「梳哈。」

圍坐在一張大型桃木圓桌四週的是P埠的大馬主S·K張，

××銀行王董事長的二少爺王大衛，

××金莊的老板劉康達，K埠的大「母幾」湯亞山，大建築商盧慷慨，

潘木平的長子查利，以及最常用和他一起吃喝玩樂的兩位年青的小老板何明才吳必德，還有七太的契女朱蘭，朱菲，朱湘也擠在他們中間，

忙着替他們洗撲克牌和打情罵俏，讓他們在生死決鬥中，得一點溫柔體貼而又輕鬆愉快的慰藉。

這一場賭顯然是進行到白熱化的階段，從每一個人的表情和他們槍前的籌碼可以看出他們的勝負和他們的本性：湯亞山以賭爲業，出注最穩健；S·K張也許是財多勢壯，氣魄最大；王大衛一人細鬼大

「門道最精；劉康達狡猾多變，神出鬼沒，最難捉摸；盧慷慨是個新近發財的暴發戶，賭這種「洋牌」顯然是不大懂得用心計，橫衝直撞

，輸贏大多數是憑他的運氣；查利則好賭成性，不大懂得順牌風，避實擊虛，常常先贏後輸；至於何明才與吳必德胆子都不够壯，態度不

够穩，出手也不够寬，所以很少賭到翻底牌的階段，和湯亞山，劉康達等四人在這一場豪賭中，只說得上是二流脚色；臨到發第五張牌後的決鬥階段，往往只有S·K張，

大衛王，盧慷慨和查利四人在鬥心機，決死戰！

七太駕臨之後，大家在無形中似乎都打了一筒強心劑，精神爲之一振，因爲她只要從枱面上的籌碼巡視一遍，看出各人的氣勢牌風，就可以分別加以安慰或勸勵，讓勝利者乘勝繼續追擊，失敗者士氣振奮，屢敗屢戰！

S·K張正在發牌，等她和大家打了招呼之後，急忙問一聲「怎麼樣？」態度顯得十分焦急，引起賭友們格外注意。七太却非常機警而又敏捷地回答他道：「順利得很，花小姐一切都遵照你的意思！」

這麼一答，賭友們都相信S·K張又有甚麼艷福，於是七嘴八舌地要七太把秘密公開，或要七太救苦救難，完成一段好姻緣，或是乘機和七太的契女們動手動腳。賭場的空氣頓時輕鬆下來。但當S·K張發完第二張牌，大家又把全付精神集中在牌面上，即連七太也不再開腔，只在S·K張的大腿上偷偷地捏一把，讓他了解收買花利的事完全成功。

S·K張的牌面是一張梅花二，他一面與七太擠眉弄眼，樂在中心，一面漫不經心地翻開底牌，無意中却讓他左側緊鄰的湯亞山瞧見。這一牌S·K張不想打下去，也就漫不經心地把牌丟在一旁，吩咐朱菲替他發牌，然後拉着七太到走廊上去談買通紅牌騎師花利的事。

牌局繼續進行，朱菲發第三張牌，盧慷慨牌面是紅心K和紅心Q，查利是一對九點，湯亞山是梅花A和梅花十，其他幾位的牌面較差，都紛紛放棄，只留下他們三位繼續

賭下去。朱菲再發第四張牌，盧慷慨的是紅心J，於是形成紅心K，Q，J的優勢，查利是一張方格A，底牌是紅心A，形成牌面弱，實際上却是兩對。湯亞山又得一張梅花K，形成牌面梅花A，K，十的優勢，底牌又是梅花三，他早已看到一張紅心十在S·K張手中，預料盧慷慨牌面雖強，不可能有「同花順」查利的牌面祇是一對九，貌不驚人，決定以聲勢嚇退他，再與盧慷慨作最後決戰，於是他先放手加注。盧慷慨的牌面強，底牌雖然祇是一張黑桃十，也有「順」的可能，於是他毫不猶豫地跟注。至於查利，實際上却是兩對，但牌面太弱，深怕果真遇到他們兩家都是「同花」，所以有點猶豫，但他們兩人又繼續加注，他只好硬着頭皮直跟。盧慷慨的資本雄厚，聲勢逼人，湯亞山却在疑懼查利的底牌強，但還繼續加注，查利以「實逼處此」又再硬着頭皮跟。到了發最後一張牌，盧慷慨是紅心K，Q，J，九的絕對優勢，湯亞山是梅花A，K，十，J，也很不弱。查利是三張九，一張方格A，得一付「富好士」的好牌，勝利已有十分把握，然而他在巡視牌面一遍之後，却故意裝出胆怯與猶豫的姿態，幾次想犧牲放棄又表示捨不得，幾次想出注又再縮回來，這種猶豫不決的態度看在盧慷慨眼裏，覺得不耐煩，而且以爲他不可能是好牌，於是他一再催促查利快下注。查利再經一番考慮之後，說一聲「我先投石問路！」檢了五個一百元的籌碼下注，想不到

盧慷慨却選出兩個一千元的籌碼壓過他，因爲他的牌面有「同花順」，「同花」，「順」三種機會，查利的牌面只有一「富好士」才贏得過他，所以他不把查利放在心上，目標却是針對湯亞三。湯亞三的聲勢也是咄咄迫人，他的牌面梅花A，K，J，十，也構成「同花順」，「同花」，「順」的三種機會，在他的估計中，盧慷慨不可能是一「同花順」，如果僅是「同花」或是一「順」，都會輸給他，所以儘管他始終是那麼咄咄迫人，亞三並不把他看在眼里，可是對查利却不得不煞費思量，因爲查利自始至終牌面弱却又不肯退讓，雖然兵不厭詐，但強弱之勢懸殊，決不是以虛詐所能壓服他人，於是他陷於沉默中，非常冷靜地詳細考慮，嘴角吊着一支香烟幾乎將要燒近嘴唇，他還沒有甚麼感覺似的。在座的人也都摒住氣息在看他們三位作最後的決鬥，這是資力、智力、運氣、品性、涵養的總決鬥，大家都爲湯亞三該不該跟注而煞費心機，可是沒有一個人敢隨便開口插嘴。許久許久，他說一聲：「好吧！陪太子讀書！」順手也拈出兩個一千元的籌碼跟着下注，賭友們不約而同地發出各種各樣驚奇與感嘆的口氣，因爲湯亞三一向很沉着也很穩重，這一下子跟注必然造成三角戰，於是大家的眼光又集中在查利身上。

查利本來是爲裝畏縮與猶豫，這一下却有幾分胆寒，這是生死關頭，不由得他不考慮再三，雖然他獲勝的機會最多，可是湯亞三不退縮使他騎虎難下，他們兩人都有一「同花順」贏他的可能，他却又不能因此而臨陣退縮，數數枱面的籌碼已不是兩萬塊錢，繼續再跟注嗎？結果必然被迫攤牌，不跟注嘛！已經下注的幾千元等於白白送掉，以擁有一「富好士」好牌而白輸錢，在他是絕不甘心的，結果，他又硬着頭皮下五千元的那個籌碼！盧慷慨滿以爲他是企圖以虛張聲勢嚇人，竟然加倍下注，湯亞三想先看他的底牌也同樣跟一萬元的十個籌碼，這一着迫使查利不得不孤注一擲，他把枱的籌碼向前一推，大喊一聲「梳哈！」這一下子連朱菲，朱蘭，朱湘這幾位小姐也驚叫起來。盧慷慨狠狠地瞪他一眼，立刻照數奉陪，湯亞三的籌碼所餘無多，也只好跟着「梳哈！」劉康達喊一聲「看底牌啦！大家離手！」這個時候他們三個人的呼吸幾乎都要停止似的，緊張得說不出一句話來，湯亞三的兩額青筋暴漲，查利的兩條腿戰慄不停，盧慷慨性子比較暴躁，而且滿以爲自己必然贏定了，竟然率先翻開自己的底牌，噫着：「黑桃十，我是大順子！」這時候的湯亞三心裏像放下一塊石頭，因爲他是「同花」，贏他一家了。不料查利却迫不及待地翻開自己底牌，說聲「對不起，我是富好士！」盧慷慨大罵一聲：「他媽的！」氣得臉孔鐵青，查利轉向湯亞三看一眼，只等他攤牌。這時候湯亞三祇是默不作聲地查一查牌底，默不作聲地攤坐在椅子上，默不作聲地把自己的五張牌往牌堆裏一扔，默不作聲

地掏出支票來，何明才喊一聲「查利你全贏啦！」查利才以發抖的雙手，把枱中的一大堆籌碼掃進去，這時候的朱非，朱蘭，朱湘也都擠到他身過來，朱非替他計算籌碼，這一手牌他竟然獨贏六萬四千多元，朱蘭替他點上一支香烟，嬌小的朱湘則斜靠在他的肩膀上，嬌滴滴地說一聲「你真好運氣，查利！」查利也非常慷慨地每人打賞二百元給她們買花粉，以表示他自己的闊綽。

盧慷慨輸得很不甘心，湯亞三輸得欲罷不能，他們都開出現款支票，換回三兩萬元的籌碼，準備繼續戰到底，可是何明才與吳必德却暗示查利贏定了就該歇手，朱湘也頗有意思和查利悄悄地去談情說愛，可是S.K張又加入戰團，大衛王也不讓他先走，於是他也只好繼續賭下去。

至午夜時分，S.K張和湯亞山雖然都輸了不少錢，但爲了賽馬的關係，得和騎師們多多聯繫，於是拖着七太和朱蘭先告退下樓去。盧慷慨總是一蹶不振，輸掉了將近十萬元，查利的牌勢也逐漸轉劣，門道最精的大衛王與狡猾多變的劉康達反而比他贏得多。盧慷慨想換個新花樣翻本，提議賭大牌九，劉康達最精於此道，立刻響應，大衛王看出盧慷慨今晚的手氣太差，自然不會放過機會，查利對此道的技術太差，最初不敢奉陪，無奈好賭成性，而且剛才賭「梳哈」贏了不少錢，更加不在乎，於是他們四人繼續賭大牌九，何明才，吳必德也

各自歸家，陪他們的祇有七太的兩位契女朱非與朱湘。

這也是會讓人人心狂火熱，甚且會傾家蕩產的豪賭，可是愛賭博的人，非此却不够刺激，也不够痛快！

最初他們也還算客氣，各人各憑自己的「技術」與運氣賭勝負，大家輪流做莊，賭注也不算驚人，但過不了幾輪，盧慷慨出注越來越大，劉康達也就使出他的看家本領，乘人不備偷換牌張，但是大衛王人細鬼大，本領比他更高強，三十二張骨牌經他賭過幾輪之後，幾乎每一張的紋路與色澤甚且是細微的小標誌，他都認得一清二楚，更厲害的是兩粒「打莊」的小骰子好像是由他特製的一般，要打幾點就是幾點，於是他們兩人彼此心照不宣，一呼一應，有時候詐輸，有時候大贏。查利最初的手氣不算太壞，但是劉康達與大衛王懂得看牌風，而且有一「特殊技術」，迫使他和盧慷慨始終處下風，愈賭愈輸，愈輸愈急，脾氣越暴躁，越想翻本輸得越多，查利已經把剛才所贏的幾萬元倒輸出去，心裏祇想非再贏回來不可，於是深陷泥淖，不能自拔，已經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了。

這個時候的盧慷慨也已經輸得失却了理智，劉康達和大衛王藉口已經是深夜三時許，想乘勝收手，但盧慷慨和查利絕對不肯罷休。盧慷慨把支票簿往桌上一扔，氣勢洶湧地嚷道：「老子輸三十萬元不算一回事，再輸一百八十萬元也還支付得出，今晚非賭到天亮不可！」

查利却沒有他的資力與聲勢，可是誰不知道他的父親潘水平是個大膠商，即使他輸得開空頭支票，也不怕他的父親不替他兌現，於是他們繼續賭下去！

賭局始終是控制在劉康達和大衛王手中，他們不約而同地採取小輸大贏的政策，別人「做莊」時出注小，寧願輸錢給查利他們吃一點

小甜頭，輪到自己「做莊」，就毫不含糊地運用「特殊技術」贏回大錢，查利和盧慷慨都是幾回小贏經不起一次大輸，到天色微明時分，大衛王故意詐昏倒在沙發上，讓嬌小的朱湘替他鬆筋捶骨擦萬金油，聲明無法繼續支持下去，無論如何不再賭下去，這一場豪賭只好宣佈結束。

(下期續完)

編者的話

▲這一期值得特別向大家介紹的，是本刊短篇小說徵文入選第一名羅紀良君的「阿末與阿蘭」，他這篇小說共有兩萬餘字，爲了不割斷讀者的興趣，所以這一期全部把它登完。現在馬來亞最重要的一項事情，就是華巫兩大民族今後如何合作的問題。「阿末與阿蘭」雖是一篇小說，但它却正確地告訴我們：馬來亞如果想走上真正富強康樂的道路，華巫兩族就必須互相容忍，互相幫助，互相提携，互相把以前的怨隙一筆勾消，而重新携起手來，共同來創造新的國家，新的文化，新的前途。

▲馬摩西先生的「文藝的新使命」，也是針對華巫問題而寫的，他認爲馬來亞目前最重要的一項事情，就是如何交流華巫兩族的文化。這篇文章雖僅僅三千餘字，却很清楚地指出了馬來亞當前的局勢，甚至還提出了幾條具體的建議，他希望今後馬來亞政府及文化界方面，都能在文藝方面努力，完成這個新的使命。

▲本期新詩三篇：「椰樹林」「摯情」「小河的話」，都值得特地向各位讀者推荐。風之、晴空和黎青這三位作家，都是經常寫詩的人，晴空小姐並且曾出過幾本詩集。他們的詩，用字平易而却非常感人心弦。愛好新詩的人們，不可不讀。

▲其次，范提摩先生的「劇本的主題與人物」，江陵先生的「賭博世家」，百木先生的「在松樹下面」，申青先生的「蕉窗閒話」，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希望大家儘量抽點時間把它們讀一遍。

▲這一期(卅六)是本刊第三卷最後的一期，下一期(卅七)就要第四卷開始了。本刊創辦迄今，已有一個半年頭，它是否有進步？它是否負起了馬來亞新文藝的使命？它是否有缺點？應該如何改進？深盼愛好本刊的讀者們，隨時隨地不吝氣給我們提出意見，提出批評！

人不如鷄

在馬來亞，以文人養鷄而最成功者，當推馬摩西兄。摩西兄雖在外交界任職多年，且日與筆墨爲伍，而其田園氣息未泯，是爲其養鷄成功的主要因素。他不只把養鷄視作一種生產，並且能浸潤在這種田園生活中，發生無窮的樂趣。他不是單純的把鷄看作生產工具，而能拿出真摯的感情來與鷄羣相處爲友。觀其「鷄的幻想曲」（已選入其最近出版的集愚集中），便可見一斑。也許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鷄太太們爲了感激摩西先生的知遇之恩，便拼命地替他加緊生產。於是摩西兄的養鷄在精神上既獲得樂趣，在物質上也增加了收入。忝爲摩西之友的我，也因此吃了不少物美價廉的新鮮鷄蛋。

最近，摩西兄的鷄蛋大有供不應求之勢。經過調查研究的結果，原來是他近來事務繁忙，對鷄太太們稍有冷淡。譬如：食料的選擇不夠精細了，三餐的供應不能按時了，致使鷄太太們感覺到肚子受了委屈，於是發了小姐的脾氣，一聲抗議，羣起怠工。摩西兄經過這番勞資糾紛後，深爲痛悔，準備下詔罪己，立刻提高鷄太太們的待遇。

摩西兄的爲人究竟太忠厚、太講恕道了。換一個觀點來說，也就是太傻氣，太「落伍」了。假如他曾經受過「革命」洗禮的話，我想他應該毫不猶豫採取以下的斷然步驟：

他應該命令監工的鷄先生們把鷄太太們召集起來，開一個鷄衆大會。在會上他應該慷慨激昂地向鷄衆們曉以大義：「在此馬來亞獨立前夕，鷄衆們應該照顧國家的利益。過去你們生蛋是爲了給殖民地增加財富，現在則不同了，國家是你們自己的，生蛋也就是爲了你們自己。如果有鷄犯了自我主義的錯誤，爲了個人享受而破壞全體的利益，便是有意反對獨立，便是國家的罪人。要知道：偉大的馬來亞人民對於這種罪惡是絕不會饒恕的。現在爲了實行寬大政策，給你們一個戴罪贖功的機會。從今天起每個鷄都要勒緊腰帶，加緊生產，一定要完成一天一蛋的光榮任務。否則執迷不悟，可不要怨我採取『殺鷄取卵』的鎮壓手段！」

依照某些地區的先進經驗，會後鷄衆們一定大大地提高了覺悟，自動地組織起來，制定勞動紀律，發動生蛋競賽，過些天，「生蛋英雄」相繼出現，而蛋的產量也必超額增加。想不到這項聰明的建議並

未被摩西兄採納，他聽了以後，反而哈哈大笑說：「人鷄不同，人會吃這套玩意，鷄是不會吃這套當的。」

常言道得好，人爲萬物之靈。假如這是一個圈套的話，爲甚麼人會上這圈套，而鷄反不會呢？除非還有其他原因，難道人的智慧真的不如一隻鷄嗎？這倒使我大惑莫解了。

寒窗與鐵窗

日前聯合邦監獄部的一位發言人說：倘若囚犯們有能力並願熱心學習，則聯合邦監獄可使他們在出獄時領有大學學位和文憑，或者甚至成爲作家。囚犯們在獄中可以透過大學函授課程來研讀會計、經濟、法律以及其他科目，或者埋首著作。監獄中有圖書館的設備，並可透過監獄部來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參考書籍。

當前現代化的監獄不僅一掃過去種種不合理的積弊，並且進而發展成免費的教育機構了。這使許多一有能力而願熱心學習」的失學青年，大有望門興嘆之感。

在中國的科舉時代，要想金榜題名，得個秀才舉人，也是要受「十年寒窗苦」的。以那時的科舉設備來說，恐怕「寒窗苦」的滋味也比「鐵窗苦」強不了多少。起碼那時的讀者還沒有利用收音機進修學問的福份；而今日的囚犯們却可在監獄裏得到這種條件。所以，能有機會在免費大學裏讀書的囚犯們，不只可得到失學青年的羨慕，也應使舊日的秀才舉人們感覺自愧弗如。

想在學問上有所成就，最主要的一點是要靜得下來。「寒窗苦」是自動地靜，「鐵窗苦」是被動地的靜，然其摒絕外界干擾則一。拿破侖、奧斯卡和奧亨利能在獄中寫成他們的傑作，主要是因爲他們得到了與外界隔絕的環境。拿破侖一生戎馬，馳騁疆場，假如沒有這麼一個好的清閒環境，我想他是很難寫出成功的作品。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環境優裕，自由清閒，應該是很幸福了；但在學問成就上有時反而不如一個囚犯。牢獄之災，囹圄之苦，應該是倒霉極點了；但如利用得當，也許這「鐵窗苦」會與「寒窗苦」得到同樣的收穫。大學學位和作家頭銜已不是少數得天獨厚者的專利品，連一個囚犯都有拿到的機會，其他有勇氣肯受「寒窗苦」的人，當然更有這種資格了。



蕉風

叢書

本 年 上 年 度

每 月 出 版 新 書 一 本

從黑夜到天明

江陵著

江陵先生著作甚豐，而又均能風行南洋各地。本書共收短篇小說七篇，題材非常廣泛，表現了當地各階層的生活，而且結構嚴密，描寫細膩，人物刻劃生動有緻，是一部上乘的文藝作品。

·業已出版·

集愚集

馬厚西著

馬厚西先生為南洋名家作家，本書集其近年來所寫作的短篇雜文二十餘篇，內容多彩多姿，極富人情味，不僅告訴大家許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智識，並且闡明了深邃的人生哲理。

·業已出版·

爛泥河的嗚咽

方天著

方天先生從事著述有年，為詩為文，均受讀者歡迎。本書共收集了十一個短篇，廣泛的表現了星馬各階層的生活，而且具有多樣的風格，愛好文藝者允宜人手一冊。

·業已出版·

食風樓隨筆

蕭遙天著

蕭遙天先生的隨筆清新可誦，早為廣大讀者所激賞。這次他將近年來的精心之作整理成冊，收入蕉風叢書，允稱代表其思想與風格之傑構。

·四月出版·

趕路

古梅著

古梅小姐為一年青的女作家，著有一「當我年幼的時候」、「流浪的賣藝人」等書，文筆清麗有緻，題材尤不落窠臼，而本書所收各篇，更為其精心傑作，不可不讀。

·五月出版·

牆外集

常夫著

常夫先生是一位年青的詩人，本書雖為其處女作，但風格別具，遠超前人。我們讀了他的詩，好像心靈受到了挑動，自然地發生了崇高的愛和遠大的理想，並找到生命的意義。

·六月出版·